



09972

兩谿文集卷之九

明劉 球著

送河南按察使包侯復任詩序

河南連有水旱蝗蠖之災而細民艱食阻飢之情隱得以上達雖辱輒之餘者不至有無告之患朝廷救荒賑乏之仁恩得以下流而橫狡之尤者不得爲壅滯之病則按察使包侯不爲無功於其間焉故其以課最復官而歌詩贈之者皆美其克舉憲政以康其民有益於國而賢於世之人也子則以侯之爲人可追蹤乎古非止賢於今世之人而已蓋嘗聞侯之一二善行于脩讓邵君宏譽而有以知其然矣邵君之言曰侯爲御史時有同寮楊御史者蜀人也往使雲南以無家人在京道寄白金數十兩託侯貯以俟其歸後楊死于道其家不知寄金之故侯乃謀以歸之遇其鄉故官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一

京師者卽以告焉卒歸金于其家侯之鎮遼東也其鄉人胡文善爲驗封郎中緘一書置侯笥中語侯家人以侯侯歸而發之不數日自沈于井以死侯歸發書皆託其家之言持書哭詣其家則妻子俱無惟一女甫十歲遂收以歸長育教誨如己女及笄擇婿得良家子卽治廬具割莊田以嫁之嗟乎范文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之女至今人以爲義事如侯所爲殆不下於二賢矣子故謂其非止賢於今世之人而已也雖然二賢以公天下爲心豈義於一事而已哉其爲上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爲下也知有民而不知有家故范氏之言曰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正謂此也亦何所適而非義乎故能高其功業于當朝大其聲名於後世也侯能廣是心以效忠於國盡力于民又何患古賢之不可及哉因序是詩以祝望焉侯浙之金華人懷德其

涇縣潘錫恩校

潘錫恩

潘錫恩

名云

送河南參政孫侯復任詩序

上課績京師歲不知幾千百人及河南參政孫侯至而京師士大夫自禮部以達百司莫不冀其留天子左右輔治贊化以澤潤天下不欲釋而歸之河南使一方之人偏蒙其惠河南七府十二州八十八縣之民又莫不欲其亟還會府增脩德政以綏而字之惟恐其久於京師而不來使失其所庇賴夫奏課非滿九年之期則無分殿最舉得復官此著令也何故於孫侯則冀其留京師者如此乎切欲其還河南者如此其亟歟蓋其爲人自處潔白與物寬和爲政平易又有學問文章以潤色之嘗官禮部爲主事郎中克佐其長秩典禮以文治平今居河南三年數陳封事以業其民之流者累萬計又欲課畊蠶設學校推先王之政以富且教之以至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二

河防之固兵籍之清吏蠹之祛凡可以除民害爲民利者莫不盡心以故來京師則河南人皆待之歸河南則京師人欲留之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其侯之謂歟球於侯有同寅之舊用作詩以贈其去且祝其來焉

送劉先生赴四川參政序

儀制劉先生以四川左參政薦將行議者以先生爲吾吉老成人由進士厯官禁林郎署三十年優於學而閑於政自元老列卿而下莫不知其賢天子嘗命之署禮部事有薦之爲布政使者特詔留之以備急切之用其爲時望也有自來矣必升諸廟廊以贊治化之出使其惠均天下然後有以愜輿情出參藩政其任非不崇且重然去朝廷旣遠蜀又在西南萬里外涉百險而後達天下欲均其惠不可得也是豈輿情所快哉先生則曰吾久居京師其銳

者挫而壯者衰矣得佐政方岳則志或可施而事或可爲其稱吾意一也且老母年幾期頤得從便道過家拜堂下亦足少娛其情以慰離別之思其稱吾意二也吾嘗董事至蜀其民多信服之至今山谷間猶有父老能記其名識其顏面者往而撫之則令必易行政必易效其稱吾意三也官至三品食祿倍于其前又有此三稱意自吾分而揣之已荷恩遇出於望外矣尙何敢當議者所稱歟夫先生之言固有長者之風議者之詞亦出公天下之意可謂彼此俱至矣然先生道有諸身而賢名著于上下者固在其輟朝行出以厯外任俟有理效可稱然後進之廊廟以當股肱之寄所謂將欲親之必姑遠之朝廷之處先生其意豈在是歟球蓋有以知先生之意雖稱於一時而議者之望亦將有副於他日因聞縣尹伍君遵憲有請特序其故以爲先生贈先生字孟鐸伍君幼嘗乾坤正氣集卷一百二十

三

從游及第進士有官命往來京師而師弟子之情猶謦如也於此亦可驗先生之德矣

### 樂平虞氏家範序

數口之家理之無其法猶將有爭競不齊之患况欲義聚一族至于久而不析豈可無法以齊之乎此樂平虞氏家範所由作也虞氏之義聚本竹軒隱君之志後分而復合則其子良佐克佐其孫諫兄弟也義聚家範作始於良佐而演益編校之則其子訥與謙也範之爲條百五十二凡尊尊字卑睦族之道冠婚喪祭之儀居官禮賓經財供賦防患周急之節靡不悉備齊家之法盡於此矣欲繩其子姓使歸於義固不可無此矣在昔以義聚尤著稱于世而蒙旌異於朝家不過三姓焉耳九世同居者張合食七百人者陳不分異十數世而食口以千計者鄭是三姓者非有法守何能

然然張氏所持惟一忍陳氏所訓僅數事惟鄭氏有家規百六十條以維持其家約束其子孫極精且詳則其世數脩於張食口衆子陳由宋迄今孝友相承衣冠文物甚盛卓然稱爲天下第一家所以致此者得非家規之力也虞氏家範大抵參酌家規而損益之以爲其家一定不易之制故尤精詳使其後人能身服而世守之則於和闈門厚彝典綿家慶美風化又何難匹休鄭氏耶然守是範以義其門也豈無其道哉苟父子兄弟之間同以至公爲心不爲一毫私利所間則是範之行也固易不難雖有是範將安施耶傳曰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謂也因序以爲虞氏後人勸

送金華劉通判復任詩序

朝廷之任人也難於得恬退之士君子之歷官也難於遇清明之時士恬退則得失非所患時清明則用舍無不公二者俱至豈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

四

誠爲難哉吾友金華通判劉嘉秀其以恬退而遭遇夫時者歟蓋自薦舉之法行而列庶位者一爲當道所知則取尊官遷美任不啻於拾芥折枝之易嘉秀來京課績不投足於達官貴人之門則亦已矣又自陳其材薄親老乞授教職以自便自通判而視教職其位之崇卑秩之厚薄固窳然不侔矣乃欲辭此以居彼是豈利於富貴者之所能爲哉會有詔旨省滌庶官中外執事之臣以冗退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遂其所願欲迺復有金華之命朝廷豈不以其才足以爲治而長民非典教之職所能盡歟不然何獨留之而不釋也愚嘗以爲唐虞之世無遺賢兩漢而下有巧宦其所以然者何哉蓋古盛時爲上者明於知人爲下者恥於倖進故賢者得以盡用而無遺及世浸衰上無甄別之鑑下習奔競之風故宦者輕冒而多巧今嘉秀辭之既敏朝廷留之益固其猶有古

之風歟嘉秀以翰林庶吉士出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操綽有聲稱故其留也人皆喜公論之存而古道有可復之端然而美其所施之政以文其所守之操求無負於朝廷留之意嘉秀於此亦不可以不力因序以告之

南樓宴會詩序

南樓在北京皇城之南牖戶皆南向改以南名清流賴君德壽自翰林庶吉士擢爲編脩嘗構斯樓度古圖書公退輒從而閱之以博其所學非素厚者不與造焉至是以纂述稍暇約同館之士飲其上酒榖齏果多自其鄉來甚奇且旨杯酌既舉則薰風徐至時雨輕灑俄而雲收雨止簷月浸白雖密邇朝市而塵喧淨滌雖無山溪雲水之臨而禁抱自清雖當盛夏之時而爽若秋至是以坐者交歡飲者益進因取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之句分韻賦詩

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二十

五

以寫其懷其爲樂也裕乎有餘得非斯樓有以助成之歟雖然世亦豈無崇臺傑閣盛供具而妙歌舞得風月之先於斯樓者乎至於賓主皆文學縉紳之流笑談觴詠之間必先於德義崇於禮讓著之文章以樂其清樂則斯樓所有而彼所無也惟吾儕與賴君皆由儒服先後升朝以共事於禁署故得退而相與往還以樂其私也如此則是樂也又皆斯文契合之所致歟匪徒借助於斯樓而已爲詩二十首探韻而賦之者容也倚韻而和之者賴君也受衆命而序之者球也

送吳氏二子南歸詩序

吳氏二子者翰林編脩與儉兄子咨與其子遠也與儉在翰林走書命二子奉其母孀人來就養二子恭命而至與儉脩職侍膳之餘輒進二子授以春秋心學二子旣聞其教亦銳於進雖盛寒暑

而窗几之間書聲不輟迄今二年文與儀通儀觀聲氣亦雅於舊  
縉紳大夫見而問之莫不羨吳氏之有子與儉亦自喜二子能如  
其志誨之益切已而其母荷褒封之命有故園之思與儉以守官  
不得侍行復命二子奉以歸且俾卒業於家吾愛二子之好學而  
欲其大有所成也乃酌而告之曰義理之載於書也無窮博而求  
之則其端倪愈廣而莫究深而造之則其底蘊益遠而難歸君子  
必孳孳日夜以盡心所學至於久而不怠然後得於心也碩以窻  
施爲得業發爲文章莫不俊偉光明苟勤其始而惰其終不務乎  
內而慕乎外吾未見其有成也子兄弟領父叔之教不爲吾所得  
矣雖然此其已至者也有未至者焉不可不求其益也故鄉多耆  
德達才歸而師且友之以講求乎精微之蘊而加之以不自己之  
功則他日所就必將倍蓰於今日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六

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其進而無止焉吾將望  
子爲士林之喬嶽矣可不懋哉故事邑子弟省其父兄京師歸者  
同列中必有詩致其贈勉之意至是亦然因錄吾言爲詩序

### 送江編脩還蜀詩序

蜀川江君世用爲翰林編脩三年蒙恩賜歸其家待召用或謂世  
用以瓌偉之資服其先君參議公義方之訓益之以通都大方達  
人君子薰陶之功故其藏於中也博而有本嘗第進士宣德中遭  
先帝注意求賢親試羣進士于便殿選其最者八人入翰林爲庶  
吉士賜以襲衣給之居第從人使得從容進學世用寔八人中傑  
特者也後四年復合先後科進士試之選其最者二十八人擬諸  
二十八宿俾進學如初世用又二十八人中傑特者也今皇上卽  
祚思用先朝所遺才俊於二十八人中拔其最者十二人授以翰

林七品職世用又十二人中傑特者也三大選拔皆朝廷盛事世用皆與焉其進用之期宜日益至今遽遠歸豈不有以沮其進歟予曰是歸也豈非世用嚮進之地歟今世士學所以不古功業亦隨以卑者以其幼則糜功於舉業之習壯而局跡於宦途之游不得盡心所學以與古追也苟仕而得歸家林以肆力於詩書而深有一旦起而位崇重則其所就必將高與古期非時流所能及矣吾故知世用他日之進必自今日之歸始蓋嘗驗於其家祖文通而有以知其然矣文通仕而歸田里卽閉門卻掃以力於學後復仕而文章政事卓然冠當時至於封侯拜相功光前史則歸而加學以大有所成其江氏家法歟世用能嗣而守之不患不爲今之文通矣其進也又孰得而沮之哉或者之論遂息而同館之士皆爲詩贈之用予爲序因書爲世用告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

七

送侍讀尹先生南歸詩序

谷有芝則卉物以馥林有鳳則羽族自馴鄉有君子則士俗不思其不美君子其中芝鳳歟是故王通居龍門而河濱之人好學陽城隱中條而晉鄙之人善良君子之善變其俗如此子豈得不以復其郡之故習望於侍讀尹先生之歸哉吾吉以文獻名天下久矣今時學者多逐末其文與氣浸弱於初豈其宏才碩士悉出以仕于時內無老成人爲之矜式以作起之歟不然青原文水之鍾秀自若何來者之不如昔也尹先生吉之君子也嘗魁鄉薦名甲科列官詞苑沐清光二十餘年三遷而至今職其學有原委其教有成規其家居時從之游者已衆及官禁署四方學者猶多負篋踵門常閉而卻之不可得故每一興賢其門生輒有與者今也去官守以卽閑安郡人子弟必喜以爲得所師近者將往而親炙

焉遠者將慕而私淑焉先生亦必樂於出其所有以造就之意夫  
邑里之間衣冠相望絃誦之聲不輟翻然有以復其文獻之舊當  
自先生之歸始雖然天子之命先生固曰還家備召用也非許其  
休致也水濱林下豈先生驥足久逸之地耶行當應命而來以展  
步於九達之達也弟子之及門受業固不可緩先生之爲人解感  
亦不可不早否則徵書卒下師弟子間必有彼此相失之慨焉子  
既有詩贈先生行矣因給事中劉君益中書舍人宋君懷有請復  
序以併告夫郡人子弟

送張孟敬還赤水詩序

有佳子弟能力問學以振起其家聲者必賴其父兄之賢以佐其  
進而資其成也古所謂樂有賢父兄者豈徒爲不肖子弟言之哉  
雖佳子弟亦然也吾故有以知張氏之必昌焉張本句容舊族因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

八

成以家貴州赤水今五六十年來子姓兄弟盛於故鄉猶合爨無  
間言卓爲戎行中鉅室其最秀者曰諫始游蜀府長史劉仲珩先  
生門子典喪禮蜀邦甚無事長史進諫於子子得與之講禮經竄  
改文字間觀其尊翁伯安甫勉之進學書數紙詞皆端雅有儒者  
風詢而知其平昔心公而行篤自守將而下莫不賓之邊臣朝使  
道其地而不獲其一見必不樂也其見重於人如此又能傾貲以  
給諫之就學子已知諫有賢父矣其後諫領鄉薦上春官後期復  
從子卒所業其從兄孟敬奉父伯命來視之則諫已第進士兄弟  
相顧甚歡子見孟敬禮恭而言順舉止進退莫不有節且能篤友  
愛以謀足其弟之所未備者甚周且緻又有以知諫之有賢兄也  
父兄俱賢則其子弟之進德立名有所資矣又何患其道之未成  
家之弗昌哉吾嘗觀于大林之木矣美材叢植其中必有千霄而

連抱者出焉何也其庇蔭之者衆而滋養之有素也人之有賴於父兄也亦然予固知諫之所就非止於進士殆將顯當時名後世蓋以其父兄俱賢卜之矣孟敬居京師數月將歸爲其父伯喜與諫游者皆賦詩贈之予知其父子兄弟之賢有數特爲之序

送陳編脩歸省詩序

士之有文學富而才美者未嘗不榮於官近侍其有爵命峩軒冕者又未嘗不榮於歸故鄉故登瀛之舉自昔所重畫錦之喻至今流傳二者爲世所榮有自來矣如吾安簡今日之歸豈不又爲榮之至歟夫策進士之高等者入翰林而錫廷臣之舉職者歸以致其推恩之命固聖朝令典也然士大夫有望玉署之崇嚴而不得一從事其間者雖從事其間或歷年之久而不得以請歸者得請而歸或其親已不得目覩其盛者是皆未足以爲榮之至也安簡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

九

自儒服捧鄉書而來策爲進士第二人擢翰林編脩僅三年荷朝廷推恩加其父母榮爵美號復得請歸以致其命且爲其大父歡昭重慶於家庭播寵光於閭里其爲榮也何其至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朝廷之遇安簡其禮不爲不厚矣安簡思將何以效其忠乎吾鄉忠節名天下蓋以在昔諸賢處心至公畧不爲一毫邪私矯詭所惑故其事君也篤盡乃心以能收名於當世垂休於後來而以吾郡顯至于今安簡歸而謁其祠按其載籍詢其實於鄉之長老則于忠君之道自當有得特序以啟其衷焉安簡姓陳名文家廬陵之大厯云

送侍講邢君南歸詩序

君子之進退也有道豈衆人所能測識耶侍講邢君之還濡須以待召用也人或謂君家富且殷宦游十數年歸而母安人尙無恙

兄弟子姪同居者千指惟其意之所向無不從居東阡南陌有闕  
闕衣冠者非其親戚卽其故舊可與往來以相歡名園別墅遠近  
相望而芝嶺巢湖山水佳處莫非其冥遊之地吟詠之資其爲樂  
也當不減季真居鑑湖樂天在龍門矣豈復有心當世眷念夫宦  
途之人哉予以此爲衆人之見也非知吾邢君者也永樂中屢策  
進士江北之士占名第一者惟君一人太宗皇帝得之喜以丹書  
其名于榜首前此第進士未有丹書其名者至君始有之當時以  
爲奇遇後君官翰林再脩國史俱蒙加賚進秩以優賞之朝廷之  
遇君也不爲不厚君之抱負淵宏茂碩猶未盡輸于國今之歸也  
且有後命非若彼休致者得以終於離羣而絕世也他日召命及  
且就道矣故鄉之樂豈足久維其心哉已而會諸交游觴君  
爲賦白駒之三章君曰寬也敢過於優游而決于遁世耶因復以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十

假樂之卒章在會者皆曰位以寧其民者君與吾儕共之耶  
於是人皆知吾儕與君有戀戀不釋之情也故鄉之樂不足爲君  
淹也玉堂金馬行且有君跡也學士大夫作詩贈君者又皆此意  
子故不揆淺薄謹從侍讀孫君曰恭修誤邵君宏譽之屬而敘其  
端

送檢討何君詩序

今年夏天子以旱澇之相仍憫烝庶之重困詔廷臣省躬脩政并  
省厥寮於是庶官以刺員去者甚衆其中能不改容興歎經營覲  
覲於復職之命無幾人焉惟翰林去者八人無一人無喜色何耶  
是八人者皆君子也君子燭於理而安於分有以知禮義廉恥之  
在己者爲至重勢位利祿之自外得者爲至輕能不以其所輕而  
易其所重者故於去留之際超然不以介於意況侍從之臣爲上

所優遇特令家居以待召用非若衆有司去則當改選於吏部也  
其心豈得不喜也檢討何君孟煥又八人中喜去之尤者也先是  
孟煥荷朝廷推恩封其尊府以其官卽請還家致其榮未蒙所允  
然其歸寧之懷未嘗不日往來於舜水龍泉之間至是忽有是命  
譬如待渡巨川之上欲往無由而適遇舟楫之來其爲喜也豈得  
不倍於人哉孟煥行矣陟岵之思可指期而釋矣甘旨之養愉色  
婉容之娛可朝夕施於其親矣雖然君子之厚於親者未嘗敢忘  
其君也古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非以是歟吾以故知召命旣  
下孟煥之喜於趨朝當不減於今日之喜於還鄉也孟煥奉歡之  
餘尙力德加學以恢宏其他日事君之器焉戶科給事中舒君孟  
煥邑人也倡交遊之士作詩送其行且屬子序孟煥舉進士時予  
官禮部因得與接其後同預史事又同官翰林相雅非一日義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

容辭故序之如此云

送尙寶少卿袁公致仕還鄉詩序

正統四年秋七月尙寶少卿袁公忠徹疏於朝曰臣起四明布衣  
因先臣太常少卿廷玉獲侍太宗皇帝于潛邸伏覩龍顏之靈異  
逆知神器之必歸已而果靖大難奄有寰區父子以是屢承眷注  
臣自中書舍人積官至今職叨榮禁署三十餘年歷事列聖咸辱  
不見棄擲今年六十有四聰明日以去筋力日以衰雖欲強自支  
持以效涓埃之報然任事服勤不逮少壯時遠矣如蒙矜憫俾得  
生還故里則臣受賜爲無窮感恩必至瞑目而後已上留之不能  
得廼允其請士大夫甚爲公榮設供帳都門外以厚其餞能爲詩  
者皆賦之翰林脩撰邵君宏譽復命工畫者繪寫其事且錄所得  
詩合爲一卷屬子序諸首其在昔人致事以去而餞送之榮足爲

史氏所張皆未有過於漢之二疏唐之賀季真二三君子而已然  
二疏之去雖有人能圖畫其事流傳以至于今而詩則未聞有賦  
季真之去雖有詩爲之贈而畫又未之有作今公行李既有士大  
夫之詩又有工畫者爲之圖可謂能兼有疏賀二家之有矣畫猶  
未足多也惟公以詩名家今又益之以此其歸也與鄉人故舊倘  
伴鄒嶺之麓鄞水之涯席白雲而蔭喬樹時閱斯卷必有高懷遠  
思形諸篇什以詠歌夫太平之盛頌其退休之樂源源其無已也  
亦復留心都下念其未去之人數惠一章以道其故情否誠辱不  
吝所惠則吾儕當珍而重之以爲奇玩慎毋以出處跡殊而契闊  
不以及吾儕尙日翹首以望嘉貺之來也

送河南僉憲歐陽君赴任序

朝廷增置風紀之職以督學政三年河南僉憲歐陽廣哲首以其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

十一

續來奏得紀最以復官其部下諸生第進士在京者十數人詣子  
請曰吾曹以貌焉布褐之子一旦得受冠冕以立于朝是皆僉憲  
公作育造就之所致也今幸一見面顧他物無足爲贈其可贈者  
惟文爾故敢以請又曰河南雖連飢饉以僉憲公能徧歷郡縣諭  
慰其人開導其善心以故士不廢學人皆樂業如平時其爲惠也  
莫大焉非文則無以張之又曰先生僉憲公郡人也文實宜爲願  
勿有所卻嗟乎歐陽公今世之篤於行窅於學工於辭者也豈子  
文能爲之重哉雖然久交素願之私積於心者不可以不道也殆  
子與君同以春秋之學策進士永樂中當時皆有志于文斯世及  
君以吏部主事膺薦赴河南所事雖不離于文子猶惜其不得留  
內廷以備顧問掌紀載俾子得有所資以濟其愚無能然無力以  
挽之徒眷眷于懷而已今君於河南迺能得其人之感恩誦德如

此以是占之則其德澤之洽被于沐浴伊穎間殆不可涯後來之俊聞風而起者又將盛于今日君雖去此而能大有功於彼矣其德業之茂豈予所得與哉然而今世仕者苟有文行著稱公卿大臣必將置諸天子左右以輔成德器如君之賢豈宜久於外耶勢當有以慰予所惜而遂其所願河南之士將不得獨專其惠也因序以待之

送山東僉事薛君赴任序

余在館閣聞侍講儀先生誦薛僉憲德溫之賢於稠人中曰薛君督諸郡邑學政甚有方能作其士氣使惰者勤懦者奮憤悻者有所啟發其惠之及山東子弟已多山東子弟薰其德以進而爲名材出而登仕版也不爲少克勤厥職如薛君豈不誠賢乎哉余從而佐之曰薛君吾同年友也吾知其賢爲有素其爲人也廉靜謙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三

約而積學不倦可謂士林中君子也其爲御史也深達憲體所至而人服之累陳封事皆切於理道有益於風化可謂臺憲中君子也今居山東而憲職之舉不減於御史時又豈非方面中君子歟宜乎其造就後學之有此效也士大夫以故而皆賢薛君薛君來京課最當復官御史閻君肅孫君睿請予以贈之予以增憲臣以督學者實聖朝令典天子公卿欲推唐虞三代之德化以文其治平故有是舉不可不與薛君論之夫古聖人立教未嘗專於文藝必以德行爲之本也舜命契敷五教而文藝不與周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則置六藝於德行之後孔子亦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皆不以文而先於行也而今世爲師者之教惟事于文爲弟子者之學尠由於行亦獨何哉必有以去其弊而後古道可復薛君於山東果能使其師弟子事於文而不遺其行乎苟有青衿海岱

之境絃誦之聲比屋而孝悌禮讓之風藹然以興則不問而知薛君能廣德意以美其士俗其爲士大夫之所賢愈不審已矣薛君以爲何如

中秋宴會詩序

宣德四年秋八月霖雨旣霽天廓風清余乃會客賞中秋節于西朝房時李檢討克述奉旨將南歸劉教諭金鉉秩滿自蜀至國子生周志謨劉自省來自故鄉王教諭忠佐將之杞劉教諭自禎將之中牟皆在會列尊俎具陳醴饌序進子欲與客爲歡客乃從容於故舊之序禮文之講雖數易令而飲皆不盡量必俟月出東方然後探韻賦詩各引觴以期於醉而無一人至亂失儀者可謂樂而有節矣夫君子之相與未嘗不託宴會以敘其情然其會也豈徒以盛饌爲尙沈酗爲悅而已哉所貴有禮以相接有忠告善道

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三

古

以相規使人見德而皆勉於善也故樂賓如伐木則求友之意篤好主如鹿鳴則周行之示切欲並受福如賓之初筵則伐德之戒嚴古之君子崇德於宴會間也如此今余與客雖齒有少長達有後先去就離合有遠近之不齊然皆去鄉土暫聚輦轂之下得爲是會以共一夕之歡固非偶然誠宜以德爲之表顧予德薄無嘉言行可益於客爲是會重惟恃諸客動有禮存言與道不悖非惟能使是會不索寞其所以進子於德也蓋不少亦庶幾乎有周雅宴會之遺意歟因集錄所賦詩得十四篇其十篇皆客所賦又四篇則子及子弟爲之復序其端以彰是會之有德

贈永平郡守李侯考滿序

宣德中朝廷屢詔舉賢當時大臣以初嚴舉主之令不可犯率連數人共舉一人以塞責獨都御史熊公於南京一疏舉十人上皆

用爲郡守寧海李君文定由進士起爲工部主事進刑部郎中皆有能聲以故在十人之列擢守永平今秩滿六年當上課京師盧龍指揮使李君本正與之姓同而意氣相得遣人請予請曰永平界在畿甸而邊臨胡虜之域內廷將命之臣外蕃獻琛之使無日不往來道路其送迎常不暇而供億爲甚煩非通才敏識練於事而勤於職者爲之守欲望理效盛臻民心悅服不可得矣惟今郡守下車以來公不廢於事私不縱于奸政令得其平刑罰無不中雖吾武衛之士亦皆蒙其惠而安其土況其所蒞之民孰不懷德畏威以相安於撫字之下歟有賢郡守若此則於課績之際不可無文以彰其美故敢以請幸勿有所辭予信其言而知郡守奏課必爲天下最矣又服熊公有知人之明足以驗薦舉之法有益於世不可廢也雖然大林之木垂蔭愈廣則柯葉愈茂廣淵之水流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五

澤愈遠則波濤愈深君子能成事業於遠大垂聲名於悠久者必其志不滿於既得之後功克勤于垂成之餘非若小丈夫然願遂而量已盈也今郡守之績著於往者已茂矣使其政不怠於初立心制行益勵於後則賢名愈著必有人能明於知人如熊公以躋而置諸廊廟之上豈但久利於一郡而已哉因序以待之

錢塘陳氏族譜序

譜爲族而作族有譜然後本支可究昭穆可明戚疏可別親親之意於斯乎存豈以世代不得遠敘而廢於作譜耶此監察御史陳君志浩所以拳拳於此而弗置也陳本中州士族宋時從高宗南渡古籍錢塘之豐寧里世以官爵尊里中遭亂宗族散盡譜隨以亡自高祖而上世次竟不可究御史心嘗憫焉乃悉曾祖以下宗派而譜之且攜以示予曰自吾之身上沂高祖爲世僅四旁達吾

三從兄弟爲服猶未盡於五然已不得其名而書之矣今復不書其名之可得者以傳子孫安知後人有欲求其名而書之亦將如吾今日有不可得者耶此吾譜所以作也然譜者譜其實也敢有一毫誇附於其間者先生吾同榜中職爲文者願一序之庶幾覽者知吾譜意焉以予觀於斯譜豈惟親親之意至而足以繫其族人之心哉蓋實近乎淳古之風而可矯夫流俗之僞焉何也竇缺高祖以上世次而不可有所增益以誣其先則世有追名漢大公上世於唐時比者視此能不悔其妄哉寧自再從之親而錄之不敢扳附名宗右族以欺其後則世有因貴盛求與趙郡諸李敘昭穆比者視此能不愧其謬哉其於世教爲有補不獨有功其族人而已也況御史席其父龍溪監稅彥良遺慶由進士尹零陵能惠其民用超今職其平昔自樹以貽其子孫謀者多於是譜陳氏殆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

十六

將爲錢塘蕃盛之宗歟後之人其力於德以承之

送桂岳先生南還詩序

君子之進而仕者豈惡窮居恥卑服求其身之利達而已哉蓋欲立有爲之地發抱負之奇以達乎其志也及其退而休者豈薄榮名輕富祿求其身之閑安而已哉蓋欲願止足之義勵廉恥之風以明乎其節也志行於強仕之餘節全於賜老之日如桂岳楊先生惟效其進退豈不合乎君子之道哉先生始以進士蒙恩特授河南按察副史以風厲失官用薦擢監察御史按事雲南福建久之調松江推官雖迹有升降而勢不能無崇卑遠近之殊然所至必欲勤職務嚴禁令以張國法而興民利不欲隨俗上下以取容而希譽夫豈世之夸毘而恣澠者所可倫哉今年力未衰而決意求去期與鄉邦倦遊退處之士窮山水之趣尋烟霞泉石之盟于

文江之上以樂其餘年其欲退之速亦足使當時患得患失懷樂而固位者顏慙怩而心愧忤予故謂其進退合於君子之道焉先生戒行脩譔邵君德昭以士大夫贈別詩來索予序惟楊氏之先多聞人而文節公於吾家孝節貢君爲同門謙亨錄事於吾家太史公爲同年二賢之退休于家也與吾先世數有文詞往復以篤綱繆之好雖子出晚然幸接先生清步于朝於其歸也固不能嚵先生卽田里亦能有作爲予寄否苟彼此不棄則於先好其有繼云

### 送劉斷事赴福建都司序

皇朝法古建制於方州置都帥之府以當一面之寄而所任皆武功之臣不可無文吏以輔之此經歷斷事之司所由致也有二司以掌其吏牘理其刑名故武臣不必勞心于會計竭智於訊讞而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

十七

所部之內事不至於愆期獄不至於淹抑政務自得其理帥府所資於二司不輕而重益明矣爲二司者豈可不率其職以分任夫帥府之事哉宜陽劉君制宜由國學生筮仕爲浙江都司經歷踰年以家艱去官至是免喪改受福建都司斷事夫二司雖皆帥府之所不可無然經歷所司之地又非斷事比也蓋斷事理官獄情之枉直刑罰之重輕人命之生死莫不繫之尤爲帥府所重之司夫豈可以忽而不慎哉昔歐陽崇公爲郡理官嘗夜燭燈治死獄文狀而屢廢以歎家人問之則曰我求其生而不得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古人之用刑也如此其慎後其子文忠公以貌焉遺孤起爲宋之輔臣而文章道德卓爲百世師得非慎刑之報歟制宜於聽訟決獄之際能如古人之加慎焉使刑必中而人

不至於寃則忠恕之意存於刑罰之中矣豈但足以增重於帥府收名於當朝而已哉殆見慶流後允德光昭於無窮也子與制宜素雅又重以海北鹽課提舉張君洪範爲之請故特爲文而舉崇公慎刑之意以期望之

送海北鹽課提舉張君赴任序

子家居時聞張疇洪範以習書翹然自拔於分宜諸生中往往於兩邑世族家見其所作大字頗雄壯而心愛之意其他日必能成書名後官京師遇洪範膺貢而來詢而知其書法有所宗益加重焉及其中禮部考將赴南監待次以出身也從而謂之曰今天下善書者悉萃輦轂下子若自陳其所習乞就能者以卒業可北留矣洪範如其語作數百字隨疏以進果得留北監未幾且預寫誥之選由是書法益進而四方踵門來求者無虛日歲滿當受職子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三

六

謂其必入中書以掌絲綸之出然後不枉其所能已而乃有海北鹽課提舉之擢提鹽之秩固優於中書然所理者泉貨所司者簿書未若中書密邇闕廷得優游翰墨之域有足盡吾洪範之能也雖然君子抱有奇器能不以自外至者間而毀之則無仕而不可無往而不自得矣故西溪鹽稅不足貶范文正之盛德衡州鹽倉乃足起劉忠肅之清譽蓋素心高明者雖居汙地而道愈光也以洪範之學力至而志識高海北鹽課豈得掩其書法之精哉況古六書之法皆出心畫心畫得其正則豈直書法出於正而已哉施諸天下無不出於正而下可著稱於簿書之末高可致大用成偉烈於燮調弼亮之餘精可贊至理於樞密之地心畫之爲用也博哉故自古名能書者未嘗不優於政事而擅乎休名也洪範因其能以求諸心而發於政則其所至豈有極哉故因鄉故之請序以

爲其遠大張本云

兩谿文集卷九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涇縣潘錫思校

九

送僉憲王先生還諸暨序

在易艮之彖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王先生孟堅之出處其有合乎斯義歟先生嘗以翰林脩謬謝病退居諸暨山水間恬然不復有意於世用及朝廷欲布維新之化用大臣薦擢爲江西按察僉事俾奉敕往督十三郡六十九邑儒學之政乃幡然就微不復爲田里顧按諸學三年德與政行俗由化改來京上其績又脫然請老以歸畧不爲名位繫其出其處無適不與時宜其道豈不光乎然其賢名之爲世望也重麗澤之入人心也深故中外之人尙有不樂其去而欲其留者其在翰林諸君則曰先生德行文章高與古期年未甚毫才力猶足有爲旣不欲久暴道途任巡按之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一

一

勞則可復留於翰林以備上顧問爲士大夫典型何故求去之速使人無從觀儀而咨善道耶在江西子弟則曰吾鄙之士被公之教服公之令方思勤於進學勵於脩業幸其作育之久薰陶之至則所造就不患不倍於初何不少留以終所惠使吾儕得有所成耶惟先生決出處之分於心也有素終不可徇輿情而或移於是翰林諸君賦詩贈其行也連篇相屬以道其別懷致其不忍釋之意旣詳且盡俾球序之球江西人也因并述其子弟感德願留之情如此或者先生優游物外事著述之餘展是卷讀之因憶翰林尙不忘吾江西焉

送禮部左侍郎吳公致仕南還序

仁宗皇帝御極初吏部循資陞給事中三人爲按察司令事陞辭之日詔以三人可大用禾宜置諸疏遠卽日命下俱拜在京三品

官今禮部左侍郎政和吳公三人中尤賢者特拜刑部右侍郎公由進士給事內廷十餘年明敏之才清慎之行素爲仁廟所知故有是拜在刑部益茂厥德皇上嗣太寶遂陞禮部丁家艱去官終喪入覲以年逾七十抗疏請老上特允之行在禮部尙書毘陵胡公侍郎武城王公將率厥屬往送之以球嘗吏于禮部俾序其事夫仕宦而得引年謝去固君子知足之道亦國家優老之禮也然忠臣念國不以去位而或忘明君信賢不以賜休而遂已故祁奚老矣爲社稷慮卽乘驛入言董仲舒賜歸矣國有大議則遣使就而問之君臣相與之情豈以進退遠近而有間哉今時清寧士大夫方榮於進用公年雖老而精神未衰乃脫然謝高官辭厚祿乞退身田野以卒餘齒朝廷加重老成人不欲使之劬躬夙夜憂恥而慮殆故徇所請以成其恬退之節所謂知足而優老者兩盡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二

矣然宇內之士以公受先朝拔擢思出非常效報之心必不以老而少息咸欲其爲今之祁氏而願朝廷以仲舒待之球曰序以爲公告冀公之跡雖南而心常北也

送孫侍讀歸省詩序

自上御經筵侍講之臣欲省其親者皆嚴於奉職不敢請請亦必至再三而後得命獨吾豐城孫君曰恭念二親衰暮而兄方蒞政西廣弟郡博掌教京學俱不在側奉朝夕之歡疏乞歸省辭懇切而意深至上特憫之不復詢于有司卽命之行人皆快焉且謂孫君其亦善榮於親者乎及第爲編脩時荷恩封其尊府國子先生以其官母爲孺人矣及進脩謬嘗得請歸爲二親壽矣今轉侍讀復得膺是命以歸在官十餘年三遷其秩而得三稱其慶于家非善於榮親者能之乎君子則曰此特世俗所榮耳在於孫君必

不以此爲至而將取其大者焉君明於儒者之道行義高於今人文章追乎前古其志固欲有爲於今而期至於古也使世不大用儒則已用則君必與之況已列侍從之職乎一推而進之必將舉儒道以康濟天下光澤朝廷恢宏其事業矣資是以榮其親不有大於其所嘗得者乎雖然未有致大不自小也蓋嘗觀易之漸矣其象鴻之進自干以至於遠然後有羽儀之用者必以其升之有漸也然則榮之小者其亦大之漸乎故知孫君將致大榮於其親亦必兆於今日之歸幸益其道以埃之寮友重君行者皆贈以詩俾予爲序子因抑其榮於衆人者而申其榮於君子者以期君進且悅其親於無窮焉

華林胡氏族譜序

胡氏家洪之華林千餘年而徙毘陵者半之子在禮部時大宗伯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三

示以毘陵譜自華林支子瑀仕唐爲常州刺史始瑀四世至宋太子少師文恭公宿宿從子吏部尙書宗愈累傳至宗伯世系爲甚詳今於兵部主事舒君敬所遇華林後人彥志之子一清觀其合毘陵之譜於華林者蓋自劉宋太子左衛率壯侯藩始藩後二十四世唐御史臧有子五人瑀其一也兄弟各居名郡獨冢兄膳部員外郎璫以宗子留華林三傳至國子監簿仲堯以義門名天下其子用之第進士再傳至刑部尙書直儒直儒之後八世至淮西提幹文昌卽彥志六世祖也其間此昭彼穆太宗支派莫不悉著明於宗伯所示者遠矣蓋彥志父子嘗與宗伯參合較訂無所遺失故其尤詳如此雖然質之於史猶有當辯者史謂仲堯弟克順仕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而譜沒之且繫宗愈於華林派下亦與史異果譜得其實歟譜云直儒爲尙書建炎間能過僞歸

正有勤王功氏族書亦取其詩矣則史當有傳乃逸其名非史之失歟史載仲堯弟光祿丞仲容以弟之子用訥後試校書郎譜直以訥爲其兄子無後仲容之說又以用之爲容子亦與譜不合是皆史之僞也譜必有據至謂壯侯孝友忠良仲良兄弟義聚而有養賢賑乏之德文恭脫萬人於溺卓然爲時名賢則史與譜有若珪瑁之相合亦足驗德善之有其實不容自掩也兩宗胄裔久而益振得非本於此乎宗伯孜孜於澤被斯世彥志父子篤行不倦可謂能增德益善綿先世慶以遺其後人矣予知胡氏將來必有亢厥宗者特序其譜以竣之宗伯名濛字源潔攷於譜蓋與彥志爲二十世兄弟云

送艾主事侍親序

艾君鳳翔吾吉名能文之士也予游邑庠時累累聞部使者道其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四

講思之敏琢辭之精實非同列所可及己心慕之永樂甲午鄉試始與接言面見其所作遂信向所聞者不虛也有其實也後七年同策進士京師覩其臨文之際一寫千百言皆縱橫踴躍迭出新奇視向之所見者又大有徑庭矣已而分散不相接者十餘年及再抵京則君已擢工部主事其所掌非營築造作之工卽會計出納之事東馳西騫畧無休日間一相遇不過敘別懷論時務而已未嘗敢及文章事非但爲其不暇聞亦恐其不樂聞也及其秩滿待陟明於吏部頗無外事因造其所索其近臺得詩與文若干篇皆氣雄傑而味深長屹然老成態度度越其初爲甚遠然後知其居紛濁之司任煩劇之政而能不廢文學也方欲資之以損予之過補予之缺君且以母老得請而歸侍養矣予雖不能得君之助然知其文必將大有進焉何也奉親之餘無官守以維之無行役

以勞之無是非要害以撓之又得肆志詩書游身山水景物之間以博其趣適其性情則其文入於高妙也必矣雖然文者道德之著也道德弼於中則文不期高而自高矣昔吾吉以文鳴天下範後世莫過於歐陽子其始也亦惟於慈侍之下隆道德以爲之本耳故蘇氏序其文曰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乎大道正謂是也君有母侍似歐陽子矣尙宏於道崇於德以培植其本予想望其能追歐陽氏之武爲吉郡將來光也不可不副予懷

送福建鹽運使馬君赴任序

正統五年夏吏部以福建鹽運使缺與大臣議推庶僚才行之堪任者得都給事中二人郎中二人具以名進惟上所選而擢之所謂郎中則五臺馬君之龍也特中上選卽日命下或謂馬君自國監生擢主事陞郎中皆在禮部寅清之職垂二十年驟令掌鹽法

居錢貨之司任簿計之煩恐非所安子謂吾嘗官禮部與馬君爲同僚又相交最久知之不爲不深其爲人也溫厚而有理沈毅而不刻其遇事也明決敢爲雖大而不驚精察審處雖小而不忽其大臣之所推天子之所選以總一方之鹽利實公且宜因往賀之與論運司之弊所當去福所當造者君皆剖析有條處置有方足以信子之所言退而有請子言贈者子何敢愛其言而不爲之道哉鹽之爲利雖甚博然運司不得人則其利不失於官卽失於民不失於民卽失於商逋負累積而徵之無其法侵漁百生而禁之無其術官必失其利矣鹵出愈緩而賦入愈急亭戶愈少而歲課愈繁民必失其利矣非撓於權勢以先後其所支之期卽徇於賂而高下其所分之場商必失其利矣利失其官則所積愈少而所資愈不給利失於民則貧者衆而負稅益多利失於商則無以

取信於人而入粟塞下者益寡其足爲國家之患一也馬君行矣尚勤所職以求均其利使官有餘而民無不足商亦不至於困則其爲當時之賢運使也無忝矣其不負大臣所推天子所選也必矣因序以致其期望之意如此

### 送曾司訓赴弋陽序

晉江西儒學僉憲王公孟望嘗舉吾吉明經之士足以爲人師表者七人以補郡縣教官之缺上詔試其文學果優皆授以司訓之職秦和曾庠蒙訓其一也得弋陽司訓命下之日予以弋陽子弟才器之成也可期而蒙訓聲名之大亦必自此始也蓋蒙訓之爲質也美而曾氏諸賢爲翰林庶吉士者其先君也今爲侍講學士者其季父也吉士君有學問文章未及用世而沒其貽休委慶於蒙訓也固未涯學士先生爲天下之大魁負儒林之重望動足爲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六

世法文足與古期其所以面命口授於蒙訓也九詳且切蒙訓筮仕便地有名教之寄矣豈不能推其平昔得於家庭者以淑諸人以成其親長之德哉予故以爲弋陽子弟得所師而蒙訓之躋顯榮有其兆也譬之水焉其所由來也有本則流而爲川濬而爲淵非但可資灌溉走舟楫而已逮天之欲雨也其氣輒憑雲霧上升霄漢下其潤澤于九土以滋育乎萬物其爲功也莫大焉蒙訓則誠有本之水矣予向望其升霄漢爲甘霖以蘇萬物也施教雨以滋一邑豈足盡其能耶蒙訓向博於詩書以濬其源深乎仁義以大其流脩乎禮敬以固其防俟時之至而發之則澤之及物宏也可必矣蒙訓將行貴溪胡司訓如瞻與之同舉來請文贈之予因述其素所望於蒙訓者以塞責云

### 送禮部司務明君還大同祭祖序

正統五年秋禮部司務明君得請而歸展先墓其寮陳君珪來屬  
子言贈之子爲主事禮部時明君由國監生擢今職相交接未幾  
而子將有大同之役君謂人曰大同吾鄉也先人墳墓在焉安得  
一從是役以致吾桑梓之恭掃其蓬藿之穢耶子聞而卽言於尙  
書胡公周讓之行距今甫六年而君又得援例以歸專修祀享之  
禮官未九年而足跡已再徹鄉土展其孝思其榮且幸爲何如且  
大同爲古雲中之地遠接雁門逼近塞外昔漢隆時數爲匈奴所  
蹂躪迨唐中葉虜復縱橫其間歷宋三百年其民未嘗一入中國  
版圖況六朝五代雲擾鼎沸之禍接踵以興當此之時其地士大  
夫欲一翱翔軒冕進觀上國之光身被中華禮義之化且不可及  
況得宦於清朝數還其鄉以申其孝而致其榮如君今日者耶則  
君之得往來鄉國後先增慶者皆朝廷控御有方之力四方無事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七

太平之徵也又不可不知其所自耶昔知所自則效報之念自不容  
己而優陞美任之及之也可期君試待之君名禮字敬之其出身  
也由科目其爲人也剛果而疏達可謂窮經而能致用者也歸抵  
其鄉尙卽樓煩故城顧盼匈奴出沒之道放求李牧魏尙戰守之  
迹退爲守邊之臣告曰古之良於爲將者安不忘危故能保有萬  
全之功慎勿以邊塵滅息而怠於事也子留心於此也久矣特因  
君歸一陳之以爲大同久安計云

送王教授赴福州儒學序

往歲華亭王汝善先生以淳安教諭課績京師與翰林諸君會飲  
進士周瑄所侍講洪君宗器言於座曰先生篤學善教人吾淳安  
學者蒙其作育以出而魁鄉薦第進士凡若干人今當遷秩爲教  
授吾邑不得專其惠矣子聞而欲得之教于吉侍講陳君叔剛

欲得之教于福州然皆無夤緣以致之先生遂有處州之任今先生喪旣祥復至京則陳君已謝世獨子守官如初吾吉又缺教官洪君又爲侍郢吏部意其必能探予初意以先生爲吾吉惠矣除目下乃轉先生福州子雖惜其不得於吉爲子弟矜式而深喜其得於彼有足慰吾陳君於九原也已而兵部主事項君文耀來請文爲贈子又豈得辭哉夫師弟子之相遇也其猶工之於材歟大材之材雖足充棟梁造舟車必遇良工師然後有以成其器良工師雖善引繩墨斲斤斧不得大材之材則亦無以施其巧福爲八閩首郡地大而民富縫掖縉紳之儒相望出絃誦之聲不輟於野固產英傑之大材也先生道欲古期教思身率又有疏達之才足以佐成其德於內而備舉其學政於外其真造就後學之良工師歟其往也誠能廣禮義之訓爲之繩墨嚴學校之規爲之斧斤使乾坤正氣集

狂者有所裁狷者知所進懦者有所立惰者知所勸則福州子弟必將感激而興起不爲名材不成偉器不自己也向者禮部策大廷吾吉與福之士往往相後先由今以往吾吉之士其將退避後塵以讓彼出一頭地歟何也以先生往教其郡卜之也先生其亦自勉以副人望焉

送吳知州赴任序

教與治之名不同而同欲推己道以匡人之入於善也舉詩書禮樂之訓仁義道德之說以開人之蒙去人之惑使其氣質隨以變而才器有所成教固足以善夫人矣詳於德刑之施明於政令之布督民以職業勸民以孝弟使顛連者有所賴以爲養暴橫者有所畏而不敢肆淳良者有所恃以自安治又足以善乎人焉然今之典教者雖有治人之才而或無由展爲治者雖有教人之術而

或無由施得爲民牧於師表之餘如吳君方振其治教將並著於  
世乎方振嘗由鄉貢士起爲教諭荆山繼以喪故改香河兩邑學  
者服其化而興於德成於業也不少其教既有以及於人矣年滿  
當遷秩用知者薦擢知廣西賓州事治之下於民也又必自茲始  
焉或者乃以賓爲邊夷之郡毒瘴之鄉方振儒者非所宜居予則  
以爲善治夷郡莫儒者若也九真昔在漢世人惟射獵是習罔知  
農作駱越之民又無男女之辯其俗固夷於今之賓矣任延以時  
名儒守之能歸民於農教以嫁娶之禮由是民食足而彝倫敘風  
雨順其節瘴癘不爲害嶺表之習俗風氣幡然於中國並佳儒者  
之善變夫夷俗也如此方振往而平心以處之善其道以理之自  
足爲賓之任延豈可謂儒者不宜於居彼耶方振吾江右新喻人  
刑部主事方大之兄也士大夫與其弟交者來屬予支贈其行子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九

因其教之有成而知其治之必效故敢以任延之績望之方振亦  
不可不自勗

送從弟縣尹赴莆田詩序

朝廷重縣尹之職以廷臣舉任不得人詔用進士爲之吏部於進  
士中得十七人以應詔弟玳求素其一也蒙恩擢尹莆田吾旣爲  
之喜亦不能不爲之懼蓋閩之有莆猶吾江右之有吉其文風之  
盛賢人君子之多素名天下固爲海濱儒邑也玳嘗從吾學其平  
昔得於耳目以蓄諸懷思皆儒者事以儒者治儒邑必可少行其  
志以驗其所言者可見諸事爲非但能資誦說而已故不能不爲  
之喜然其邑大而附於興化郡城郡之爲邑者三而賦稅之出力  
役之征送迎往來之費則其邑當彼二邑常十八九其政煩而弊  
巨也稱是又爲當道劇邑也玳之出仕也新以新仕而涖劇邑苟

措置不得其嚮方必將獲戾于上下以重吾之不德懼豈能忘於懷耶雖然守官家法在於處己之以潔蒞事之以勤待物之以平而其要又皆本於誠也誠以潔己則心清而見益明誠以勤事則政舉而績益茂誠於平物則令行而民益親能是三者則邑雖劇理之已有餘況於儒道有合又何患其化之不流而效之不臻也此往而力於此則欲免吾之懼而益吾之喜勢不難矣因作詩以勗之詩曰致身七品階作宰百里邑旣爲國保障亦徯民休戚所以聖明朝孜孜選賢德筮仕拜茲命固當竭所力况彼莆陽地附在郡城側儒風古所稱吏政本殊劇填門獄訟來盈几公文積刀筆埒爲好鶉衣苦乏食到官亦何措以成理化績君子立當道所守貴清白蒞事綽有功亦在勤弗息平易以臨民自無離怨色持此二三規已無虛詐飾上可荅君恩下能拯民溺家聲信不隳華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要豈難陟方春氣和至雪淨河冰釋不寐顧王程所思在行役斯須骨肉親屈指川原隔別離奪恩愛歌詠道衷臆服此苟無忘庶幾古賢迹

送禮部侍郎陳公致仕還東莞序

上嗣大寶之七年禮部左侍郎陳公拜疏乞謝事士大夫以公自儒師擢知滁州有惠政秩滿當遷因民之請陞揚州守而還撫滁至今滁人稱牧守之賢必以公爲最繼陞憲使於蜀肅清風紀之餘數進儒生講學著書以作起士氣至今蜀人稱監司之賢必以公爲最及自南京通政使兼國子祭酒轉而至禮部位日益尊而德日益光以故人稱南京大臣之賢又必以公爲最凡歷內外大小之職旣以賢稱最又年未髦視聽精神未甚衰尙可少留闕下以輔聖德以正雅俗以爲天下望未可以遽退也然公欲退之志

已決雖欲留之亦不可強其留矣於是賜老命下而禮部諸曹以尚書胡公意來屬予文爲之贈予自弱冠聞鄉先生遁遊楊子道公之賢而心慕之逮今二十餘年數欲一承教誨以少損其愚無能而公已行矣於心尤不能不拳拳雖然逾嶺而南名才顯宦世出不少其間政事文章俱盛則前三百餘年獨一余襄公稱賢於宋又前三百餘年獨一張文獻公稱賢於唐迪二賢之美於聖明之朝得非公耶然二賢皆老於宦途欲一退身嶺海間日與鄉人舊故往還南陌東阡追尋少時嬉游之跡以樂其遲暮之年皆不能得公獨得之則公雖出二公之後而有以享其福之全矣因序以見其不留於此爲足惜而得二賢所未得者爲足慶也

贈武庫員外郎程君序

浮梁程君惟賢馮君至誠皆予同年友也馮君自縣尹用薦入爲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一

十一

監察御史而程君以南京行人補秩行在遂有兵部武庫副郎之陟馮君以同年在翰林獨予一人來徵文以爲程君貺予因念昔吾同年之盛聚則滿都下散則徧海內其意氣之相得聲望之相高有如春木向榮藹然日盛於一日時吾三人未及與焉十數年來升沈去就存沒之跡異而感慨於是乎與則又不啻秋葉就悴蕭然日稀於一日而吾三人始相合焉不得逐跡於方盛之時而得聚首於既衰之後茲亦不爲不難矣文豈庸辭耶夫君子抱才器以仕於清朝幸被上擢使其位日以進祿日以增則所履不可不加慎於事不可不加勤於績不可不加懋益蒙恩旣優必思所以盡其報稱之意者君子之心所當然也今副郎之位高於行人其等已五而分祿之入倍之恩意之加不爲不優矣程君可不益慎所履益勤所事益懋乃績以圖報稱於無窮哉昔韓魏公厯官

愈高則自檢愈嚴而奉職愈恭或勸以功名如此可少自休無親細事公曰已憚於勞則人必受弊且祿已厚而不事事於心不安其事業所以高於人勛績於以著於國賢名所以施之於悠遠者非以是歟程君幸以古賢之心爲心則其所以爲吾同年光也必有加於前日而盛於今日焉

### 送鄭太守復任寧波序

朝廷欲施澤於下非賢郡守無由宣其意悉庶欲徼福於上非賢郡守無由達其情由郡守而上雖有方岳之臣而其位尊尊則其勢不得與下接由郡守而下雖有縣邑之吏而其位卑卑則其分不得與上親處乎二者之間深爲上下之情所共屬者惟郡守爲然故漢世稱郡守爲吏民之本而大小百職不與焉爲郡守而能不負衆情之所屬是豈不足爲賢乎鄭侯希玉由翰林庶吉士擢

### 乾坤正氣集

### 卷二百三十一

十三

刑部主事有能聲用知者薦爲四明郡守其禁令之所出德刑之所施無一而非益國字民之美政嘗以內艱去官五邑之民皇皇焉如嬰兒之失慈母懇乞其還故僅襄事而奪哀之詔下亦足驗其爲下情所屬殆不異於寇恂之守潁川也至是上六載之績京師而丘壠之念方切於懷因乞歸致展祭之私朝廷以專城之寄不可虛未允所請故方奏最而復官之期已迫又足驗其爲上情所屬雖杜詩不得去南陽不是過也今而卽郡則望益隆治益新績益茂矣雖然必有以悉其民之所病與其所願欲徹諸口宸聰以除而遂之使太平之清化得沾被乎阻江極海之區然後於上下之所素屬者可以不負而爲今世之寇杜也何忝哉太守行士大夫有屬予文贈之者予以鄭爲三山望姓其諸父昆弟皆起第科官中外所謂文者其家世業也予文奚足增其重哉而屬者必

欲得之因序其所以得於民而不釋於國者以勵其治效之有終焉

送惠州通判鄭君復任序

失意於不虞之中而收名於久抑之後子於同年友莆田鄭君季述來課績也有以知其然焉宣德初君爲刑部主事天子以廷臣有荒於酒者思有以懲之遣人密詢其情實以聞遣者不達上意欲致其詳惟以庶寮不在官者當之時君以病在告已月餘又素不能酒而悞名其間再三求白不得免遂有通判惠州之調是豈其道所宜得而分所當然耶無乃咎至自外也然君去刑部已十年故寮宿契猶有在者咸謂其處心平而易決獄詳而恕非有沈湎惰職之狀斥而置諸嶺以南則爲善者無所恃爲不善者無所懲非所以爲移易風俗必引而復之然後有以愜衆懷則公論猶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一

三

明於內也其在惠州以慈祥勤慎爲藩臬大臣所器重每有難均之政久滯之獄輒委之理民亦素服其令不敢欺以故事多底績上下之人交誦其賢且謂其來也必留京師以澤於天下豈得久爲其郡所專也則公論又明於外也內外之公論具明豈不足爲君脫去悔吝以卽亨嘉之兆歟君之奏最還也尙茂厥德以熙厥政以永厥譽不自懈焉以待之凡爲同年者莫不以是望焉子特序以致其意

送胡太守復任南昌序

南昌太守胡君本惠捧永樂庚子鄉書時已與子友及游太學又與江陵王君伯宣交其後子在禮部伯宣入翰林胡君以戶部主事著績陞員外卽數與吾二人相往來以篤舊日之好已而胡君用薦擢守南昌吾亦繼伯宣入翰林望其治法之脩於官惠澤之

下於民聲譽之隆於世也不謀而同久而往往遇部使者自江西來問其列郡之治孰優必曰無逋賦淹獄藏奸積蠹者爲南昌問其四境之民孰安必曰無愁歎之聲凍餒憔悴之色者惟南昌問其人自服其令仰其德者惟南昌吾二人以是喜胡君之爲政也有古循吏之風足不負其知己所望矣今胡君上課京師與吾儕握手交歡如故吾儕又竊冀其奏最復官當有以新厥政然政之所務莫大於尊賢尊賢者化民之本移風易俗之首務也南昌之在漢時賢者固未盛出自陳蕃爲守能尊其郡之賢者徐穉常設一榻以待之無徐子之德者不與焉感激其民皆化於善自是大江以西高風清節之士接踵而起其道德文儒又相頡頏乎其後遂使其地名爲忠節文獻之邦流至于今而益盛尊賢之效其遠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十四

若此可不務哉胡君歸而求其郡人之賢者加禮焉則民將自勸於善俗將自歸於厚又豈不足爲今世之陳蕃歟君於民尙盡心焉同一南昌毋使獨擅名乎其間

贈古評事序

今天下仕者亦衆矣其由明經出學校者億萬人中僅千人焉雖明經出學校矣其得出身進士之科者千人中僅百人焉雖出身進士矣其得蒙上選爲庶吉士翰林以盡讀中祕書充其所有而後出者百人中不十數人焉則由庶吉士出而受職者視進士爲已少視出學校者爲尤少又豈發跡於他途者所可累數而等較哉至於涖官行事其由他塗由學校由進士起者力或有餘而由庶吉士出者才或不足然則政績理效之著又不繫乎所出之地之高而惟視平人之所以自立何如耶則爲庶吉士者尤不可不

勉以求無負其出翰林也太原古鏞宗器以明經第進士爲庶吉士翰林久而有大理評事之擢與之交者來屬予文贈之予以評事之職所以平乎諸司刑獄之不平而致其平也以吾宗器居之則昔焉博諸祕籍徵諸縉紳大夫辨諸其友以得其大中至正之道於己者今則可舉以爲輕重刑罰之權衡使讞訊之下僞者得其情枉者得其直平反有道而刑之所施無不中矣所謂勉於自立求無負其出翰林者在宗器必能之也或者乃謂宗器之於儒術則優矣未見其理獄之明也予謂孔曾仲由非儒者歟仲由於獄可片言以折之其果於理獄也如此曾子告獄官曰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其仁於理獄也如此孔子之聽訟則曰必也使無訟乎其聖於理獄也如此宗器學其學也有素於獄而能得其果存其仁而希乎聖則聖賢之事業可期國家生民尙有所賴何可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五

謂優於儒者不能明於獄也哉或人不能難因書以爲宗器遠大期

送兵科給事中劉君致仕南歸詩序

今天子士大夫置官而巷處者固多吾吉玄思堂劉氏其又盛乎哉前六年翰林脩謨顯仁年僅五十已謝病而歸矣今兵科給事中中文纘年未六十又得請老以歸焉給事君脩謨從子也二賢並起科目並從游縉紳間脩謨君在北京以文章顯當世而遂退給事君掌南京工科轉兵科復得展其政事之才竭其獻替之職翹然爲人所尊重秩滿九年當有不次之擢亦果於求去畧不以利祿累其懷得非有慕於其叔父之高風耶脩謨君居田里嘗合宗族作先祠於故居爲歲時會祭之所亦必有意待其從子之歸給事君旣脫宦途又豈不能奉其叔父優游田社撫喬木之餘陰想

清門之故事以時敘其倫樂哉蓋知其念木本水源之至篤桑梓  
恭敬之餘又能表率其族人使長者篤慈愛幼者循孝弟仁其子  
弟者必先於教恭其父兄者必勤於學富者不忤而貧者有養禮  
讓典而詩書之聲足以消其忿爭不平之氣如是則二賢雖去官  
守退居閑安之地而有益於其族也甚大鄉里之俗亦將化歸於  
厚焉何往而無惠澤以及人哉嘗考古賢叔姪得並著稱於休致  
之後者莫過漢之二疏今二賢退休之迹去疏氏不甚遠矣能力  
行以善其俗如疏氏又豈不足爲今世二疏也予因序交游贈行  
之詩爲給事君告且致意於脩謬君欲其居鄉必以古道自勵或  
予他日幸獲退休之命當從玄思堂觀儀而攷法焉

送何太守復任詩序

能廣上之德意以拯下之人窮此有司之良而爲政之惠者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一

六

陵何公彥澤之守袁也其得是道歟宣德乙卯江南之民苦飢天  
子實深憫焉屢詔有司發粟以賑之而有司多怠其事不思所以  
恭上命遂致澤壅而不流民困而弗恤上下俱負所望獨袁州不  
然時予有事于蜀還道見湖廣之民飯草木死者相枕籍長沙尤  
甚袁與長沙隣也入其境則民飢餓之色愁吟之聲視長沙已減  
其十七八而炊煙蔽野農盭交途人相安於室又非長沙所能有  
因怪二郡之地相錯何故人事若此其異歟詢諸父老知公之奉  
詔賑飢也能盡心焉量時之緩急以爲先後視民之有無以爲損  
益又能勸民之富者出粟以贍貧人非若衆有司之果於慢厥職  
也故能濟乎其民不至如他郡之窮且急焉此蓋公之惠政一端  
然予所耳聞而目覩者因是而知袁人被公之惠必優乎有餘焉  
蓋公由賓賢起而厯官中外三十餘年熟於理而詳於事所謂廣

德意以拯人窮者廼其心所素存推是而從政何施而無惠民之實歟予故知其惠之及於袁人多也昔者子產之養民也惠孔子謂其有君子之道焉公之治袁也其亦君子之道歟不然何以民受其惠之多也公來京師考績最而歸縉紳之士皆爲詩以贈之予復序以道其能惠袁人之意亦使袁人德公於無窮焉

敘喜贈李給事中

榮名美任加乎身者人情所最喜也於喜於一已孰若喜於國中而及乎天下耶慶鍾其家則自家之人喜之光賈其鄉則一鄉之人喜之功施於國而及於天下則一家而及於天下無不喜之德之及人有遠近而喜亦隨之者其勢然也予知李震用初之喜深於已溢於家洽於鄉進而不已殆將徧於國中而達於天下何也以予嘗爲之喜占之也予筮仕禮部時用初大父侍郎公屬爲用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三十一

七

初釋師予以脩撰劉君麟應報焉公卽遣用初受易其門已而用初學業有成予旣爲之喜及公卽世尙書毘陵胡公以公之故言于朝錄用初爲國學生俾予送之從國子先生學未幾用初領鄉薦第進士予又爲之喜及予在翰林用初來爲庶吉士相接爲尤數相知爲尤深今其擢工科給事中行義達道自茲始矣予豈得不爲之喜耶予旣爲之喜則其父兄弟爲之喜於內比閭族鄰爲之喜於外爲可知也然以用初之賢居侍臣之列有言責之寄凡百官司所爲之或謬所掌之或缺皆得舉以爲上陳而置諸法使其職舉而志行則大小之臣必思善其政朝廷必將蒙其福烝庶必將被其澤其爲喜也可涯哉欲致是喜不難也在慎所履竭所能以徇所務而已殆非色厲而內荏者所能與予思子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其是之謂歟用初其勗之予因鄉貢士鄭韶之

請特序所喜爲之賀而亦有以爲之期焉

送劉給事中兄弟榮歸序

爲故家舊族而科甲之名宦游之跡相承而弗替亦豈偶然之故哉自非世澤深厚家慶有餘不足以得此子於吉水劉氏而益信其然劉氏世業詩書有潛德洪武中宗平先生以易經領鄉薦積官至翰林檢討其嗜學其好士至老不衰人稱之爲其家斯立焉宣德中檢討之子崇益又以易經第進士擢兵科給事中其才質粹然而詞氣容色稱之人謂其家原父焉正統初給事中之弟崇觀又以易經魁鄉榜第進士其才敏而志不凡人謂其家貢父焉父子兄弟繼起科目仕清朝皆有賢稱於士大夫間亦足驗其世澤家慶所從來也遠矣今給事中與進士又皆得請以奉其母歸故鄉展先君之墓其榮且幸爲何如哉雖然皆至自外者也有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十

五

當盡諸己者焉澡雪其行砥礪其節施之於鄉必使德義著禮讓興動輒足以爲人法措之於官必使道與政行功隨事立動輒有以爲國利是則盡己之事君子之所當爲穹爵美職不與焉而穹爵美職之加乎其躬也未始不資以爲之本惟令兄弟其勗之子後雙鳳之效祥於有道之世也久矣故因進士歐陽某請而復申之文詞間云

兩谿文集卷十一

明劉球著

涇縣潘錫恩校

送彭僉憲復任廣東詩序

奉璽書陸道萬山絕徼水航鉅海觸蠻烟瘴雨之毒風濤之險蛟  
鼉虵虎之怒終歲弗遑甯處爲朝廷播教條宣德意欲使窮荒之  
地化爲衣冠文學之鄉習尙禮義之俗而不自顧其身勞而家不  
足如僉憲彭君毓敬之勤於督學政廣東卒著茂績於當時收美  
名於中外豈不足爲憲臣中之翹楚者歟故其課最還官也上特  
勉以恭迺職公卿大夫莫不壯其行學士古廉李先生又率鄉人  
子弟歌詩以贈之茲亦盛矣球竊以先君與其先君編修公有莫  
逆之好常相與以爲人生無如教子樂故球與君年幼時二大人  
爭出贄幣逆良先生授以經獨君得前侍御退山胡先生爲依歸  
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一

領易學之傳甚早球則失所從最後始遇胡先生以得與君同捧  
鄉書先後第進士俱以他官相繼入翰林未幾君且膺薦陞外臺  
有風紀之任得展所學以惠及人致聲稱赫然如此足不負編修  
公之教矣球雖不似然幸託世契之久某可無辭以紀其成而期  
其將來之顯大歟故特序而繫以詩曰海波洶湧兮山途厥厥人  
視爲險兮君履爲夷思廣文教兮窮極幽遠晨馳夕鶩兮弗遑有  
偃蠻荒夷徼兮誦聲連屋樵結卉裳兮迺冠迺服嗟古之人兮化  
閩者袞君勞倍之兮其績與膺有善及人兮人豈君忘令名之歸  
兮先德之光課最其列兮允愜輿論輶車言邁兮毋淹毋緩俾慎  
厥終兮天子之命君往肅將兮用迓休慶

送姚千戶還赤水詩序

赤水衛隸貴州而士卒月米則仰給於蜀蜀之有司率因循苟且

不定爲之所使出給有常惟月待赤水遣官上軍數貴州轉而至蜀會計台焉始以公牒定其米之所在使往取之奸吏遂得夤緣以邀賄必滿所欲然後得便地否則定於僻遠之邑或與以陳腐不堪食之儲雖有給米之名而士卒多不得其用以故困憊無聊致有轉徙於外以求食者衛將亦不得盡禁之今年春千戶姚質尙斌持軍數至蜀問米所在蜀吏停閣以邀賄如故尙斌百方譬之不能得卽置而退曰與其垂首下氣於小吏胥以求一時之便孰若公言於朝乞定米所以爲一衛經久之利哉乃白之衛將卽浮舟道萬里至京具陳前弊且言衛邊夷境必有宿廩乃可禦暴若食不足則軍日疲而城不可守矣上可其奏詔有司以永甯之米月給之永甯去赤水爲程不三日士卒取米甚便且利自非尙斌勇決懇請不足得此士大夫夫義之於其行也賦詩贈焉屬予爲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二

序予嘗閱前史見古奇偉士往往能爲人所不能爲以致功業盛大光明施之久遠而不滅心竊慕之又每嘆當世少遇其人今觀尙斌爲黷吏所激毅然發憤以言人所未言使數十年積弊一旦掃盡而利及於人無窮豈不足爲當世奇偉之士哉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尙斌其勇於爲義者歟不然何其英敏奮發若是也使其於他義皆能爲之若此其勇以守而守必固策戰而戰必捷建勛立名而勛名無不成其與古之奇偉士何間哉予因進士張諫道其事而甚壯其爲人復著之文以勉其爲義不惑焉

送蔡教諭赴嘉興序

選國子監生文學優者補教官員缺此聖朝求賢廣教之令典也至是有司會考諸生得中選者三百人鍾觀爲首蔡澄次之進于翰林覆考焉予與侍讀陳君汝同閱卷而苦其佳者難得久之汝

同日吾得一卷矣以示予予誦而謂曰誠佳也已而予復得一卷以示陳君陳君亦曰誠佳也遂第陳君所得者爲首予所得者次之發其糊名則首蔡澄次卽鍾觀蓋二人之學本優於衆故再考而再居前列而非他人所能先之於此亦可以驗抱負奇器者自不埋沒於甄別之下而吾儕任事亦幸不昧其是非之公也澄字宗廉句容人蒙恩擢嘉興教諭朝士大夫與之交者來求文贈其行予雖與之未嘗識面然知其麗澤必將及乎嘉興子弟者因考其文而有以測其然也蓋爲人師之道譬猶梓匠焉其規矩之良者欲求其物之方也則從而方欲求其物之圓也則從而圓其故何也以取方員之法良於已也宗廉之文旣足爲儒學中良規矩矣欲其學者歸於方員夫何難哉然此特其文爾尙有本焉求乎仁義之道修其孝弟忠信之行潛心乎詩書之所載是則本也本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一

三

之樹其中也深則文之著於外也不患不高教之施於人也不患不廣矣宗廉尙固其本以表率其學者殆將爲今世有道之師其澤之所及豈有窮耶因敘以勗之

敘交送侍讀陳君行

交朋友之道在人爲至切而亦至難盡也故因侍讀陳君歸省其親也特著其說於贈行詩後焉夫士大夫之相交豈徒爲飲食之接貨財之通而已哉蓋將資以輔其德匡其不逮游揚其聲譽也爲士大夫而不能善其所交可乎易有金蘭之喻詩有伐木之歌說春秋者有同志之言古之聖賢推明其訓欲人之薦於交際也審矣然人之趨向不同強者多自高固者多自是忌者怨人在己上怠者悅人不已知故其交也常離離乎不易合有能相尙以德相下以禮不相棄背於睽離之後而常顛卹於患難窮厄之中則

其交也固厚矣其或內不相德外不相能紛然詆訾以相傾其爲交也不亦薄乎惟君子之於人也必去其薄以從其厚然後彼此之情孚而交道爲可蓋也吾陳君文學行能皆卓乎在人上矣而與人交則甯自處之卑而未嘗有卑人之心甯自訟其過而未嘗招人之過謙乎有君子之風得非所謂厚之道乎今之歌詩爲君贈者皆其平昔所厚之人故道其歸之榮而願其來之速若出一口是亦厚之道也球與君爲同年交垂二十年爲同朝交垂十年爲同館交亦四三年日益久而跡益親辱君之相厚彌至而所資於君也未涯孔子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蓋其友賢則其人之賢從可知也球雖不得幸交於君矣冀君之德業日以茂而賢名有光於天下使世之不知球者見其與賢者交亦不謂其無能焉則球之資君也豈可涯哉君閩人叔剛其字云

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三十三

四

諸生分別詩序

聖天子在位之十九年旣賜球等進士出身又還之家俾讀書俟選用球自荷恩命來於外事多不省理惟僻居之西隅羅百書籍日呻吟咕嗶其中明年受家嚴君教日學不徒欲善己貴有以及物也汝成名來鄉里而教不及沾於物何所及哉彼姻舊子弟有來學者宜不問其俸入有無一供給其舍榻飲膳之需以獎誘其成材可也由是四方來講經質疑義者相繼其始終在門請業則有彭貫劉菁李時歐陽武劉溫良奇桂勝暨從弟玘從子鑑十人焉又明年冬球以徵命下行色日飢弗暇及講學事諸生慨失所伏將告去十人者迺取韓文公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之句分韻賦詩交贈其別且相戒以無廢所學來請球敘夫球以膚學涼德道不中藏材無能爲世用徒服儒服從士大夫後然進之朝旣

遭蒙聖天子不恆之寵眷退之家又樂有賢父兄箴規資給慇懃使成人處乎塾又得與諸生朝游夕泳以講求聖賢之道誦歌文明之盛人生爲樂孰有過於是哉然當其時亦不自知其樂之爲樂及將分去覺後會之難得然後知向之所樂爲可樂旣知之又無從而得之矣雖然諸生之去也誠能不以索居而惰進不矜小就以害于成不爲勢怵貨誘以喪心而惑志不爲外藝徒業時切而日磋之月琢而歲磨之以翱翔乎詩書之林府睥睨乎仁義之室堂相與羣出而鳴盛於一時流德光於後世則豈但足以樂球心於旣去之後哉雖家嚴君誨球之美意與聖天子歸球之殊恩皆有荅而不孤矣其懋之哉其懋之哉

赴科十詠後序

予友伍君士元與計偕赴禮闈期試于天子之廷爲進士球旣次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二

五

第進士恩榮之盛爲十題分邑之賢士夫業爲詩者歌以導之又求工畫者圖其狀以華之又請文於侍御胡公以張大之且飲而告曰進士科於今莫重焉凡今之出而仕者有以賢良舉有以胥吏進有以胄監發身然舉於賢良者困於使令之給進之胥史者困於案牘之供發身胄監者困於銓次之待歲月之停率不得卽授一官享有祿位預其政與事獨進士無是煩焉舉於鄉而升之部選於部而登之廷親策以試之異中服以別之賜宴飲以樂之頒登科之錄以顯敷之官之以其品食之以其祿朝釋褐而暮輒與朝之貴士齒此所以重乎進士也而監生材吏人不與是榮焉使能礪其節行發達其所藏蓄以効勞於國加惠利其民垂芳聲昭美烈於其身後誠有光於進士超出監生材吏人之等倫矣苟庸碌以無爲昧濁之不齒尸其位以妨乎賢蠹其政而疾於衆顧

監生材吏人之不逮豈不爲進士玷哉伍君世宦之後氣高而材富學久而業精今往而就是科也必將爲進士榮不爲玷矣球也不敢不告士元於是輟飲受辭遂書以爲十詠後序

送山西布政使王公復任序

山西布政使王公著賢名士大夫間彰彰矣至是上課京師予始得與敘殷勤接言論因道及夫西鄙之事公爲之言昔口寇之猖獗也四境之民苦於轉輸三軍之士疲於戰守大小文武之臣非勞於籌畫卽困於供億朝廷之命使無一日不奔走於其途吾曹雖欲暫輟職務來赴課績之期不可得也今幸天祚聖明兇酋連斃口馬不敢南向邊庭無舉烽傳箭之虞民得力於田兵得撤其戍文武之臣俱得息其肩朝廷之使至者歲不幾人吾曹是以有今日之來也雖然慢政於閒暇者古人所戒慮患於未然者君子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六

之用心詎敢謂口藝衰而弛其邊防忘其守備以貽後來之憂哉故吾曹雖跡京師而心未嘗不在白登紫塞之墟焉予聞其言而益重其賢已而有來請文爲公還官行李耽者嗟乎公之憂外患之弗靖也豈不欲捐身以勤事耶公之喜外患之中殄也豈不欲與衆以相安耶公之慮外患之復至也豈不欲爲久安長治之計耶其心之賢於人也遠矣其歸而能推是心以宣德化以拯人窮則表裏山河之民必將厚蒙其惠朝廷亦將倚以爲一方之重矣其功烈之成豈在古之賢方伯下哉公名綱字存紀筠之上高人由進士歷御史參議用薦陞今職其政事之素良者必本於其問學之優也予故敢以古賢之事望之云

中秋燕會詩序

居京師而樂文酒之會爲吾鄉改爲然會而遇有遠來之客則是

會也爲尤樂焉辛酉之歲陽朔萬縣尹季丙以課績至順義王廣文善廣以終喪至適近中秋之期編修與儉謂廣文其內兄也縣尹其同年友也會不可不主其家至日酒巡盛張衆賓畢集編修言於座曰今日之會得二遠客在列於鄉故申大有光焉飲不可不盡量縣尹復曰霽自赴陽朔不得榻侍宴會於今六年然在官遇佳時令節未嘗不憶舊游而增感慨今幸得侍茲會敢不飲耶廣文繼之曰昔元在順義距京師甚邇數得先生長者宴會之詩誦之輒健美而起慕況得親侍座隅醉亦不敢辭也吾儕於是更酬迭勸非談當時之務卽講說詩書論道德義以導飲而助懽故凡在席者無不醉醉亦不至愆禮而失德迺循故事分韻賦詩詩成而屬余序嗟乎中秋之爲筭也最佳故昔人之賞之也樂皆至焉觀濤于廣陵者其思遠登高於天柱者其抱豁升坐於南樓者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七

其興清郡遊旅宴於華陽之仙宮者其咏雅大合樂於南都者其情適所嚮不同而同有其樂同得垂名於久遠今是會也遠者至而近者愉尊者倡而卑者和不觀廣陵之濤而足遠其思不登天柱之高而足豁其抱不坐南樓而足清其興不宴游仙宮而足雅其咏不大合樂而足適其清其爲樂也亦至矣其名之垂不垂於後也何足較哉特序其事於諸作之首以識其樂云

送劉通判赴真定序

聖天子慮生民之未遂欲仁澤之溥施旣遴選郡守賜璽書而勵以致理之效矣至是復於府州縣各增置其佐一員使專撫其民之未安其所未遂其業者於是咸甯劉君彥賓得以其能考第于天官而有通判真定之擢與彥賓交游在京師者莫不榮之求文於予贈其行夫民之欲轉移流徙而之乎他所者皆非其情必有

不得已也使其身不至凍餒家不乏于仰事俯育之需貨利土地不爲強橫之收奪則得其所養之道雖誘之以甘言齎之以厚利使之遷而去其鄉吾知其不可得也苟凍餒之不能免仰事俯育之不贍而強橫之侵漁又日至而未厭則不得其所養之道雖繫之以嚴刑制之以重法使之安居而不去其鄉吾亦知其不可得也蓋樂其土而重于遷者凡民之情莫不然也能順其民之情而養之又豈患其渙散不歸於理哉彥賓以練達之才卓越不凡之志由明經捧鄉書來游胄監其抱蓄乎中也有源則發而出之外也必宏遠而無窮今往而撫乎真定之民政由發餘波以潤乎槁苗未有不克濟者然必順而養之使其民不待其禁令而自不欲去其土然後見其化之流政之美而於皇上求才圖理之盛意爲不負矣予故因其交游之請爲序以勉其治之成焉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三

八

送撫州太守王君復任序

爲政莫効於得民懷而世之良於爲政者果皆得民之懷乎彼明於令之下詳於法之立可以新民聽未可以得民懷也發奸伏之如神折訟獄之甚敏可以使民畏未可以得民懷也功以勸之利以動之梗則鋤之蠹則剔之可以致民服未可以得民懷也懷其民也有道惟正乎己以率之平其法以約之不煩於事以撓其生不爲奇怪之行以惑其趨向使之安其業興於德讓而無凍餒之色愁吟之聲惠及於民而不自爲德則民必懷之不忘矣昔班孟堅傳循吏曰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殆謂是歟故吾於撫州太守王公日初之來考績也知其必有以得民之懷焉初公由進士擢令吾邑其政綽有古循吏風其後改令他邑歷官大理去吾邑二十餘年昔時濡惠之民卬角者蒼然矣蒼然者垂白矣猶能談公

之清德誦公之遺愛不置況今於撫奉璽書之重以下惠其民有年矣豈得其懷不如吾邑哉意必有秀麥之謠陽春之喻與於三市五邑間矣然公之才之德豈撫一郡能盡所展哉其進而列諸天子左右使惠加於大衆功施於天下亦且有期吾恐撫之民懷之於他日將猶吾邑之民懷之於今日也故其歸也士大夫皆爲詩予復爲文以贈公行以祝公終惠其民以語撫之民未可久專公之惠

送河南參政王公致仕序

河南參政王公來京師欲謝事而去翰林侍讀學士李先生即其館而留之曰公年甫六十精神筋力未衰竭久鍊之才攄有餘之忠爲明天子奠一方惠澤元元乃其時也何急於置榮祿離交游以求自佚計歟參政公曰吾自捧鄉書升太學擢典郡教爲禮部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九

郎參兩藩政事蒙國恩三十餘年不爲不榮矣今仕久而志倦苟不去位以待賢豈知止足之謂哉以故決意於投老蒙阿瀘水間不能爲知已留也明日遂白吏部不數日而賜老之命下先生乃會同邑之士餞以酒且賦詩以贈之命在會者皆賦之命球序之球惟楊巨源致國子司業孔君巖致尙書左丞其去一也昌黎韓子留君巖再而無所贈贈巨源以文而不留今參政公之去也與二人類先生留之不得則贈以詩兼韓子厚二人之意何哉誠以參政公之留則上之德化待以宣下之人窮待以拯猶君巖若留而人有所賴也去則鄉人之老者得其所與游壯而少者得有所觀德而問學士之客其土者有所主吏其土者有所賓猶巨源去而鄉里增重也蓋進有益於國退可法於鄉者參政公有焉亦先生素所望之球因推先生之意以其不可留也爲大衆惜而以其

勇於去也爲吾鄉人賀

駱氏溪園嘉遁倡和詩序

駱氏暨陽世族也有隱君則民守詩書家訓不忘子五人又肖其德隱君園其所居之北作亭其中日往遊焉甜焉封焉植焉鋤焉灌焉非徒觀其畦蔬之佳林果之碩以資其日之所用而已蓋將於此窺夫天時之所以運地利之所以成物情之所以遂人事之所以安以博其問學之趨適其性情之樂故卽其景而爲題者十有六詠之以詩者連篇總而名之曰溪園嘉遁傳至京師士大夫屬而和之盈帙監察御史邵君宏譽其郡人也以序丐予夫欲廣園池以適其宴安之懷盤游之樂者不獨山溪之幽人處士爲然雖王公貴人亦多不能忘情乎此焉然古今稱園林之勝未有過於石崇之金谷李德裕之平泉莊者而君子或不之取獨許子春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十

之南園見稱於歐陽子之文甚至豈南園勝於金谷平泉哉特以金谷平泉侈富麗於亭臺花木間而德不足南園篤孝友之道於遊觀之外而侈麗非所尙以故人皆輕彼而重此也予雖未造隱君以覽溪園之勝然聞其子孫甚盛而家庭甚肅所爲詩又皆和平雅重無激詭之音意其必能黜金谷平泉之侈麗而篤南園之孝友矣和者之詩其將與歐陽子之文同垂不泯歟予亦何幸有辭其間哉

送梁經歷赴邵武序

予後出未及親炙侍讀泊菴梁先生然聞先進長者道其平生群行篤乎有古尙德君子風觀其文又浩瀚鏗鏘傑然足以追古作而垂世教常慕其賢而思接其後人以觀其遺德距今未二三年始遇叔蒙以賢良舉叔車以進士舉叔濟以才行卓異舉三人皆

先生子也一時兄弟接跡仕途知名京師於斯信乎賢者之有後也今叔蒙擢邵武經歷交游之士謂予宜贈以言予以守官行己之法叔蒙得于先生身教言命詳矣何待予言然予于叔蒙亦不能默夫承世德之光而起者其發聞也固易亦宜有以自立而後樂道人之善者得有所藉其口春秋雖書公孫會之出以重其爲子臧之後然使會無可書之善聖人亦何從而書之哉是以君子不可不自立也叔蒙之於邵武所事有其長所蒞有其民所理有其事其可不思所以自立哉蓋正身以表乎人使人有以見其德加學以資乎政使政有以出乎道君子之自立也莫先乎此叔蒙能致力焉則人必謂邵武有賢佐先生有賢子矣何患乎仕不達而功不顯哉杞梓之餘頴復茂苟培植之不已則其爲材也當不減於初叔蒙幸加培植之功予有待其爲棟梁而資廊廟也姑序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三

七

以視之

送陸汀州序

正統二年春禮部尙書胡公以主客陸主事尙實之行能薦于朝天子用爲汀州知府爲之寮者欲華其行以文乃以屬予昔唐貞元時有陸先生僂者以祠部員外郎爲宰臣所薦出刺于歛當時人皆齋咨涕洟謂其不當去尙實與僂同姓其先必本於一人也祠部與主客皆司典禮而主事員外又皆郎官之佐也尙書之薦無異於宰臣之薦也歛與汀皆江南富郡其壤地鄰也知府之與刺史名殊而官一也何尙實之行獨不聞人有齋咨涕洟之聲色如僂者耶豈以昔之與今其時與勢有所不同耶方唐之衰也方鎮擁兵權戎馬之跡交於四境國家多故苟有抱奇負器之士則人皆望其在朝廷以扶植國本不願其有外任所以急內而緩外

也今天下惟一四方無烽戍之虞甲兵之擾國家恬安天子公卿惟患有司失人將無以綏吾民使不至於寒餓愁嘆恒汲汲於得賢以任之士苟被薦舉以出而守一郡撫有數十萬家之民則人莫不以爲榮所以緩內而急外也以故僭之去也大爲衆所惜而尙實之蒙拔擢不淹抑於郎署也尤爲衆所幸焉雖然僭之爲人也能是是而非非以舍己之矜從人之善其入爲祠部也京師之人造焉者填門悉拒而不內其賢若此其爲歛也必有美治善化以惠澤其民無疑矣尙實至汀能守其家法以字其民則汀之民固有所賴亦何忝乎與僭同姓而同其出處哉尙實名徵松之華亭人其始舉進士也與予同年云

送鐺判官赴定州詩序

永新與吾安福壤連而習俗一故二邑士夫宦於外者其志之所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七

在行之所履事功之所立未嘗不交相勗而爭相先也况鐺君易直以通才敏識遊太學十餘年蓋與吾徒還往密而相磋磨之尤久者今而出判定州以掌馬政則其內之所操外之所施當不在群有司下然無言以贈之又將何以盡吾鄉邑舊故之情哉此諸公所以有詩予所以有序以附其行李焉夫國家之設有司所以爲民也然慮掌庶事者勢不逮於典國焉之牧力不徧於督國賦之輸或有以爲吾民病也又各設官以司之欲求民之安也至矣及其弊也典牧者惟欲其馬息之蕃而不念其民之困督輸者惟患其賦入之不急而不卹其民之貧致理庶事者亦曰吾惟事吾之事耳彼牧與賦則各有所掌何與於吾哉官之署一出政之門二三民之心一而趨事之途不下十如是而欲其民之父子親兄弟相聚不可得也於設官之意豈不負哉必也若正若佐均之以

爲民皆國之民也泄之不可以偏重事皆國之事也視之不可廢  
獨輕使事體歸一而令出不二然後民得其安而於設官初意不  
負焉易直之効職於定也予固知其有餘能矣然必協其寮公視  
其政求如朝廷設官初意以甯其民則不惟定之士民有賴亦吾  
鄉故人所願望焉

送江西布政使張侯赴任序

江西右布政使缺二年矣至是公卿大臣僉舉監察御史張侯文  
昌爲之布政之位高於御史九等自御史超陞是職前此未之有  
也至侯始有之不待循名較迹已知其行檢之清淑器職之宏筆  
治法之精練卓然有以高其等夷竄出世表矣不然何以見重於  
廟廊受知於宸極而特蒙此無前之拔擢哉然士君子抱負所有  
遭逢其時致有無前之拔擢者必欲殫其智力大其設施以茂建

無前之功業然後足以副衆望蒼上恩以不負舉主之力於推轂  
也侯之往也得大有所爲哉予旣幸其故土之得賢牧伯而交  
游之士又以贈行之文爲屬則於所當爲者不得不舉其萬一爲  
告也夫江西之人沾沐聖治之餘又賴有方面之臣克順撫之故  
文墨之俗久而猶存然百執事不能無鄙暴無浪濁於其間必思  
有以退之然後廉風益勵小大之政利於民者或未行其行者或  
非民所便必思舉而革之然後至理益臻鄙遠之民貧者或失養  
流者或未歸以致田多蕪而歲或儉必思緩而業之使邦本益固  
懷挾才藝欲出而仕者或遏於所司其仗義守節者或旌別之未  
及必思作而起之使俗化益美武斷之徒侵漁之未饜必思鋤而  
擊之使民蠹遠屏此皆爲之所當先者侯誠留意於此而又從容  
以盡其餘則德化必賴以盛宣所謂無前之功業固可得而建矣

吾江西之民蒙其仁也尙可旣哉昔鮮于子駿牧東京當時以一路福星稱之今之爲福星江西者其在侯歟侯與子駿皆蜀之良皆由科目興故敢以之望之

送僉都御史張侯復任南京詩序

南京僉都御史張侯志忠旣上其績于墀下退而疏言兩淮之民有飢色而有司以璧山陽運道收其傭者累鉅萬非民所堪臣見官所棄璧山積于濟南還漕舟經屬于途若因還舟順載棄璧山山陽可蘇兩淮民困上旣允之共同榜之士劉球竊喜其一言中旨而利及於人爲甚博檢討王君伯宣復爲球言侯爲監察御史南京時嘗按憲司所上獄狀有十數人罪不至死而所司坐以死者卽抱狀白于都堂請出之都堂以獄成難更爲嫌侯固爭曰避嫌以殺非辜不德也卒脫其人于死其守制家居也憫鄉民阨於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十四

歲儉不能自存出所束銀帶易粟以賑之由是感激富人不取閉糴以要利人賴以生者衆其能理獄之冤拯人之窮也有自來矣豈止一事足利於民而已憇球益有以知其道濟於物將無窮焉何也先正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立都堂之位身之所處爲己尊勢之所及爲可遠固非一命之比而能篤于愛物如此苟充極是心豈不足隆國家之慶廣生民之福爲世道之所賴哉以故知其濟物必將無窮也侯之行李將南也王君復以詞林諸君贈行之詩來屬球序侯素以愛物爲心請廣所愛之道以爲之告蓋愛者仁之施也而仁之要在於公無私焉是故見善而必舉之者非欲其附己也將勵天下之人使同歸于善見惡而必去之者非惡其害己也將遏天下之人使不入于惡是則仁人公無私之心公卿大臣今日之所當務況激揚濁清又

憲綱之所素存侯歸而思仁其身公其好惡以舉其所職則其愛所及必溥天下之仰其澤其有涯哉

送憲副胡君赴廣西詩序

廣西與福建皆極中土之南其民之良頑俗之美惡施政宣化之難易蓋不待辨已章章然明白矣仕而樂於得福建不樂於得廣西者人情皆然自非有志之士其孰能免於此哉故會稽胡君宗愚以福建按察副使去喪調廣西人皆意其有不懌之邑此往彼顧之懷獨士君子知胡君者以爲天下無不可化之俗而俗化之移也待乎人苟得人焉以臨乎民上則不美之地可變而爲美安知廣西不可爲福建耶始也福建之文物固未足與中國埒及常袞觀察其地設鄉校以誨之見民能誦書作文詞者輒與爲賓主之禮獎掖勸進靡不有方漸濡之久而後其人風流儒雅道德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五

功業卓然有以雄天下其作而起之蓋自袞始胡君負才能有文學知名于內臺也有年苟至廣西能如常袞之盡心焉以化其民使谿峒之間蠻烟瘴霧之下持戈矢者皆纓鋤言侏離者皆弦誦習椎結者皆冠纓利爭奪者皆禮讓則他日廣西之文物當如今日之福建矣胡君之得廣西豈非其建功立名之地歟夫何不樂之有已而覩胡君果欣然自得躍然就道畧無一毫不快于心不惟有以超乎人之意表且欲化成其俗以求副乎士君子之論焉翰林修撰陳君叔剛壯其志而屬交遊賦詩以贈之屬予序之余三人同年友也故不慚以淺陋之詞冠於雅頌之首

送查大夫致仕還龍潭詩序

在彭蠡之浦匡廬之麓有龍潭地靈而水盛樹林叢茂霧靄鬱積世謂斯潭也有龍常升降其間故以龍名潭之上爲世姓查氏斯

居查之彥曰澹時將致禮部郎中事而歸其子婿猷尙書胡公能子也爲籍所得縉紳送行詩若干篇屬球爲序球因喻以龍之爲德焉夫至靈變莫測龍也方其見而與時逢也則能乘風雲行雨澤施其用以濟夫物於無窮及其潛而與時違也則必處淵瀆韜神光守其德以自養而不外蓋無往不得乎道焉故易取其象于乾以明君子之出處進退當如龍焉必動與道適然後當其可也查大夫負過人之才德由賢科起而歷官即署佐掌邦禮三十餘年凡典章之秩儀文之施莫不宜乎今而不謬乎古使人稱其習於禮而修於職其進也固能見諸用矣今也年力衰而仕進之心倦乃疏于朝乞歸田里雖爵祿榮於前軒裳圭組乘於後舉不足移其退休之念豈非篤守其德而不失乎自守之道哉昔李伯陽爲周守藏史能明于禮以施諸世及脫駕而西則託方外之說事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六

著述以自晦其迹故孔子謂其猶龍焉球於查大夫之歸也又豈得不借此以爲喻哉若夫林泉之下待其歸室家有慶子弟有教鄉人故舊有所觀德則籍中之詩詠詳矣奚庸言

瓜畬鄧氏族譜序

安成多大族而瓜畬之鄧最盛蓋自梅魁翁開業垂蔭以來非惟發科登仕連世有人其以人庶而地不足爲容析居橫石金谿下店漢江橫店斗塘清陂安田楓林凡十數派所至未三四傳則又以地之小而謀他析者不可以數計其生之蕃也他族尠克儔球婿于鄧氏其族人時節享祀之會間得與焉一日有誦其族之盛而問於球曰昔何以致此今何以處此球曰致族之盛在德處族之盛亦在德而非勢力智計財賄所能爲衆皆曰德何如斯可以致其盛而處其盛球因告之曰則無私而事無專如某之爲子能

順其親誨必領而行必後如某之爲少能恭其長閱其稚弱而不欺如某之尊能慈其卑養其不才以成其才如某之賢而不棄其不肖分其餘以給其空乏如某之富能濟其貧以得其道而扶持其不得道者使不爲人所困厄如某之達能顧其窮念其父之不及見而撫其遺孤子如某之生不忘乎死誠如是是謂有德德積之後則其嗣續蕃而族各得所矣言訖而其族之長德溫顧謂其群子弟曰斯言也可書之譜爲吾宗人世世勸球辭以姑俟他日已而德溫甫卽地球嘗自咎當時不能亟於順承以至終於無地以復長者之命後十餘年其宗弟晉初甫年七十有三矣攜其譜至京屬球序之球因得追書昔者之言於其端云

送教諭蕭先生赴長洲詩序

秦和多賢者而蕭氏又世有人焉予少時聞山東鹽運副使鵬舉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七

措政平而自守固動足爲居官者楷法心已賢之後於京師視翰林編修孟勒文章德行足追乎古而發聞於今則又賢之今復於編修所得長洲教諭彥清則儀觀美於外問學優於中有足爲後學表帥者又豈得不賢之哉蓋彥清爲運副之孫編修之從子能自進修以肖其祖肖其諸父者也予得之而益信蕭氏多賢焉及其行也飲而告之曰世之所以重賴于賢者非謂其能取諸道以自善也爲其能推善己之道以善乎人也苟賢於己矣而教不施于外澤不能及其徒則其善也獨而已矣豈所謂兼善之道哉子之於長洲也其必取夫聞於爾祖受於爾諸父而懷畜於爾之心思者以加諸彼之子弟使得遵軌度蒙潤澤以進其德以成其才然後善及於人也廣而人之仰其教也無窮矣彥清曰敢不思早夜罄厥能以爲長洲子弟規哉予旣得彥清入其言復不揣固陋

輒書於歌詩贈行者先彥清名樂由鄉貢進士試禮部以乙榜奏  
名授斯職云

兩谿文集卷十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涇縣潘錫恩校

支

劉雨谿文集卷十二

明劉 球著

涇縣潘錫恩校

會稽八景序 并詩

會稽爲浙望郡而山水佳於天下其南十餘里有禹穴在龍瑞宮之側世謂禹藏書其中司馬遷嘗慕而探焉至今烟霞覆護深密說老氏者復指爲陽明洞天其東南二十五里有山蔚然蒼茂樹而藹繁雲者會稽山也其名自禹始越勾踐羈于吳而栖焉卒以餘兵克吳其東北九十里有山屹立海岸曰夏蓋者雄峙峻絕以禹之駐驛名也山之下潮汐之聲遠聞若雷其東南十二里聳奇壘翠曰齋臺者勾踐嘗墮之以事禱焉每日將旦則曙光瞳矇輝映遠邇此皆山之尤佳者也其間未嘗無水焉其東八十里有江名娥者漢曹吁之女死孝所也每夕陽沉深影映古祠殘刻過者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三

一

爲之感慨其環城之四面爲鏡湖周百餘里當春融水溢之際波光浩渺魚鳥交泳而蘋藻漾綠又其最勝者明皇賜賀知章休老處也其西南三十里爲蘭亭雖脩袂流觴曠久不舉而激湍之水茂林之竹具在右軍遺風尙可想者其東南七十里爲剡溪王子猷之憶戴逵也雪夜棹焉今復接邇龍門若耶之勝好古者多慕遊之此水之尤佳者也其間未嘗無山焉凡山水之尤佳者八皆古人之跡而後世名之矣今禮部侍郎章公復以其周旋所居無遠百里者而齋臺之麓又有先壟在焉遂合而列之爲八景屬名能詩者賦之夫公由進士入翰林擢吏部主事郎中而後爲禮部足跡久於宦途惠澤加於海內聲名達於外夷天子方欲資焉以熙至治則進思効忠退思脩其職以樹勛當時而流德芳於後世乃所宜也何勍勍留意其故鄉山水哉蓋章氏世居會稽及公而

家愈大凡立庭堦者皆如謝蘭竇桂之佳其子瑾復第進士以接  
武清朝得非山水之秀鍾於其家也久而益盛乎昔陳秦公父子  
鍾閩之秀而興則閩峯錦屏南巖龍爪灘紫微捧硯亭俱得著  
名文字間今會稽之章猶閩之陳也豈可使其山水蔽于一方面  
不文之以詞哉宜乎公之不能忘懷其間而山水之遭公爲有幸  
也球嘗吏于禮部辱公之教爲多特序而繫之以詩曰

烟霞覆深穴茲景何遼闊通靈徹兩儀吐瑞成五色明燭方外晨  
暝歸巖底夕藏書今有無百世傳禹跡

右禹穴烟霞

稽山峯以高茂樹森相倚盤雲九霄上宿靄千峯裏棲越敗兵餘  
摧吳乃其始陵谷遷幾回蔚然青未已

右稽山雲樹

亭亭夏蓋峰屹立滄海岸潮去勢崔嵬潮來聲浩瀚下浮蜃氣重  
上入天蒼半仙郡多名山視此爲勝觀

右夏蓋潮聲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二

曠曠齋臺上晨光初啓時海日出猶未郊原漸以熙故家桑與梓  
乃在茲山陲神秀固所鍾墻美亦以思

右齋臺曙色

娥江深以澄瑩流成廣澤祠爲孝女留碑藉中郎刻林杪日欲西  
餘輝半阡陌懷古者何人清門往來客

右娥江夕照

湖風春正恬湖水春應活光涵碧鑑明影映滄溟濶塵纓取清濯  
漁棹隨流撥投簪賀季真幽意誰能奪

右鏡水春波

右軍賢達士脩禊會蘭渚懷因賦詩暢觴並沿流舉往跡雖已陳  
幽竹尙含雨來哲慕前脩將視今猶古

右蘭亭脩竹

欲向剡溪遊須識王猷興三秋知已思一夕扁舟命發棹雲初晴  
推篷月交映高風誰所懷宗伯清名盛

右剡曲扁舟

李節婦挽詩序

女婦無外事其行可不必詳也然有賢而爲衆女婦儀範者又豈

可不詳之耶且叔姬非紀夫人其位尤卑也春秋於其歸紀歸鄒  
及卒與葬皆書之聖人何劬劬于一亡國庶婦不忍沒其始末哉  
以其秉節守義不忘紀國有賢行之可詳也今有賢如李節婦謝  
氏者豈得不詳之哉謝氏穀城名族女歸盧龍指揮使銘而奉正  
室潘氏教命惟謹潘悅之任以內事使爲盧龍君治賓饌服紱綴  
澣滌之勤皆精緻愜人意又不自能每歸功于潘以故閭中未嘗  
有失色已而盧龍君洎潘相繼歿二子曰端曰靖俱潘出而幼孤  
不能立因有以無己子間謝氏者勸之改節謝終不聽俛焉撫育  
二子如己子及其長也訓之曰吾歸爾家時爾先君已富貴矣吾  
不知其所以得官也然聞諸爾母以知其始也龔爾祖爵爲燕山  
衛千戶從太宗皇帝征討冒矢石病瘡痍得一生於萬死中累有  
功勞然後陞其職得之甚難也爾兄弟其念之以勉嗣前人勛爵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三

三

毋失墜二子服教脩父祖業不怠端遂龔父爵爲盧龍指揮使以  
勤于職擢任錦衣衛兄弟平昔事謝氏如事母及其歿也喪之如  
喪母謝氏沒時年六十有五內外姻戚悲之以爲失內教亦可謂  
賢而有儀範者矣吾儕豈得不緣孔子賢叔姬之意以詳著其賢  
哉縉紳士皆有挽詩余復爲之序使世之覽者知其賢焉

送鮑叅議赴山西詩序

皇帝卽祚又明年吏部以藩臬之臣多缺宜如故事舉賢以任之  
於是會三品以上廷臣二十人人舉一人以進詔特拔其尤者七  
人餘悉置之夫用大臣舉賢以任要職者國之令典也至是復選  
之如此其嚴取之如此其精非有長才異能何足以及此哉吾邑  
鮑君時博由禮部主事陞員外郎僅二年已得與六人者同升超  
拜山西叅議其所遭遇蓋不爲不快矣時博猶以不得久居郎署

周旋禮文間以與縉紳長者相親近爲念余謂之曰士君子之仕也無不欲有所爲也居郎署則其職守也有限其所設施也不得自專雖欲大有所爲不可得而爲也出貳藩司則上之德化待以宣下之貧窮待以拯况山西當西北二邊凡百邊務之叢萃皆待以商確而分理焉雖欲不爲不可得而不爲也然爲之未嘗無其道孟氏曰人能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非爲之之道乎彼之蒙盛譽享祿榮而功無補於朝廷澤不及於黎元者皆非才之病也不能勵其不爲之行以奮其有爲之志也今旣處夫得爲之地苟擇於二者之間能去其不可爲者而勉其有爲者則茂功之建令名之歸當如種之必穫也當如行之必至也當如操舟楫以臨巨川不患其不濟也何必久於郎署因循於歲月哉時博悅吾言欣然與交游別凡邑人之達於其前進於其後者皆觴以酒而贈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三

四

以詩謂予與時博同官宜爲序因得申吾所言

送太守陳侯復任吉安詩序

四明陳侯治吉久而多成功始來上其績吏部以第殿最士大夫謂侯才優而不煩宜留京師以股肱天子使天下皆得沾其惠不可使一郡專而有之吾吉之士則以侯之治吉旣能使其民賦者均訟者理強者有畏弱者有恃又能念其先民以忠節名天下者祀典曠弗舉乃奏請舉之命旣下歲春秋率寮屬行事必致備極虔復留心學校督其子弟進業使吾郡人益勵名節勤學問者侯之力也乙卯之歲撫之盜聚大盤山以作亂謀掠永豐以窺吉侯受計于守禦武臣亟借兵以屬之裹餼糧以齎之速其就道與之刻期趁盜所故不待再鼓而元凶授馘使吾郡人不被其荼毒者侯之力也是歲江南大飢侯先發廩召九邑之貧無食者給之而

後以聞又勸富人出粟以賑貸拳拳以救荒爲事使吾郡人無殍死者侯之力也侯之惠及其民類此者甚多民之感其惠而懷其德也不爲少雖侯之暫去其郡民猶戀戀不能捨况欲奪而留之京師乎宜還侯以順其民懷已而吏部以侯之課最聞果得循資復于職吾吉之士遂喜以爲不失所望咸作詩以贈而吾邑作者擬球爲之序球以侯還則歷其職也舊知其民情也孰政必有以布其新惠必有以加其舊固足慰吾郡人之私然自古三公九卿之缺多擢郡守有治效者爲之蓋外任旣優則內政資弼寔理所宜然是則士大夫欲留之論亦不爲不公况侯始由刑部副郎奉璽書以蒞吉後來報政又拜御製招隱歌之賜先帝之期待於侯者豈但欲一郡之安而已固將大其用也今皇上復急於得賢而侯之績日以著名日以重子知士大夫公論不日且行吾郡人之乾坤正氣集

私願恐不可以久遂也昔袁滋守華華人安焉及其召拜大將軍也民皆遮道留之不能得子恐吾郡之人亦將遮侯之道而不得其留也請試待之

送安福儒學史教諭赴任詩序

吾邑文物盛而習俗美也有自來矣今焉學者愈衆而士風詞氣不古若者何耶爲之師者教不得其道也非皆弟子之過也故學士李先生至自故鄉數以教官之缺爲吏部言之吏部選擇之久而後得長興史君公毓任以掌教之責焉君前長興司訓敬俞先生能子也鄉人故舊重其孝友之篤問學之優相率舉之故得嗣爲司訓長興秩滿至京復以績最爲吏部所選而有吾邑之任吾亦豈得不以教所宜施者爲君告哉吾邑學者之病無他也徒程文之務誦而不知理明于心者自能于文徒榮祿之務得而不知

行成於己者自有其祿故其力之勞也倍時之積也久而效之收也難焉爲師者欲革其故習必授以維新之規使之致力於詩書以討求夫古今事物之理體之於身而爲德施之於事而不外乎道則其文之高而爵祿之來也有不期然而然矣孔子所謂有德者有言學也祿在其中正謂此也師道之有開於後學也豈小補哉君亦可不以師任自居哉他日邑中子弟荷君之指導承君之作育與計偕而來者日有增視其爲文則沛然皆由中出而非襲於外也觀其爲行則謙謹篤實不苟合而詭隨也究其所學則得其義理于經充然而有餘也詢其平居之所履則孝弟循於家信義著于鄉動不失爲君子也如是而後見君之教行於吾邑爲有效吾邑文物習俗庶幾不減於其初吏部之所選不爲不公矣是誠吾邑人之所共望於君者因序以速君行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三

六

重介贈員外郎陳君還莆田序

凡有分辯不苟于取舍去就之際必欲置身於潔者此有介節之君子足爲世所重也使世無斯人雖有之而人不知其所重則欲望貪墨之弊息而廉恥之道長奔競之途閉而恬退之風生媮詐之習除而淳誠之化起烏可得耶是故伯夷作而後人知千駟之富不足以易窮餓之安柳下惠興而後人知三公之貴不足以易阨窮之樂介者之功豈不與德教並施理化俱行哉此其所以不可無而亦不可以不重也居今之世而能循古介者之規吾於同榜中得陳君舜用焉始君入京以優於文而篤于行受知縉紳大夫故得操載筆以遊編苑歷官至副郎之職人謂其致厚富躋顯仕勢不難也已而翺翔兩京十餘年權貴人非無知其賢者而君之足跡未嘗輕履其門其無出位顧外之心也如此故其家之所

藏身之所服日用之所資始終一致未嘗有所增益及當陟明之期大官美任乃分所宜得復置弗顧而謂人曰老母在堂年八十矣與其思之於遠孰若親之於近與其榮之以官孰若養之以色卽請老而歸其志行之高夫豈榮利之自外至者所得而隳哉其視古昔介士之節亦何愧哉人盛稱吾榜中多賢達吾榜之士誠克自樹以無負人之所稱矣而尙廉樂退復有君焉是豈不足爲吾榜重耶今天下仕者往往惟利之是徇惟勢之是附惟得失之是患聞君之風不能無忤於心無慚于色則其介也又豈不足爲天下重耶介乎介乎所以移薄歸忠將君是賴乎吾亦不能不爲之重也若其脫轍道途養高林泉無吏事之勞而得詩書之趣則同榜諸君發於贈行之什已詳且悉故不及也

送王大叅赴廣東詩序

乾坤正氣集

卷百三十三

七

廣東叅政王公原之將適官交游相率賦詩爲其行李貺而屬子序之子以廣爲天下富區山珍之所積海錯之所出資於古今而無窮用之四方萬里而恒足其富誠非他境所可埒富則其民有賴欲歸之于理不難也大叅之沛厥澤熙厥績以隆厥間其在茲行歟或謂世之仕于彼者多虧廉損恥莫非富使之也則其富也徒足利人之裝而未足發人之譽焉子謂此非盛德之言也蘭芷混於凡卉而香自別松柏雜于衆木而操愈堅廣土之富其何能傷於君子之潔白哉昔有篤勤敏之志如陶士行之運璧勵清介之行如吳處默之飲貪泉行寬仁之政如孔君嚴之蠲逋賦罷冗費卒有以成大名建大節於天下是皆仕于廣者也會以富而累其德哉凡以富而累於德者皆不足以言君子也而大叅公之才行兼茂名與實之著於人也有素列職方岳而得富土之民以撫

之則政將不威而自行民將不利而自富嶺海之間沾被聖朝之德化也必有加于初其名節之進于遠大也殆不可涯吾故知彼士之富非徒不足累其德而且有以資其治行之成名譽之起焉雖然古賢之迹不可不追也必勞於事也有士行之勤敏守乎身也有處默之清介惠乎民也有君嚴之寬仁然後有以匹古人之休而不負吾儕之素望焉因薦以酒而舉斯言以告之

### 鍾氏貧樂堂詩序

貧可樂乎樂固不在貧也道有諸已而心常自得焉不以其貧之故撓屈之是豈非貧而樂也耶永豐朗溪鍾氏世以儒名家至濬雅能不遷其業惟守先人田廬以爲風雨之蔽伏臘之供未嘗戚戚慮不足未嘗孜孜欲有餘其視鄉人子弟之巧取於人厚藏於己而盈虧利害之相隨不啻若暑寒晝夜之相往復故名其所居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三

八

之堂曰貧樂以示不外求也中外士大夫皆爲詩以嘉之子亦爲之賦矣或者乃謂貧樂之說始于孔子之告子貢然非人所易能當時門人貧如原憲雖怨欲不行矣而樂則未也索居如卜商雖知富貴在天矣而樂亦未也故孔子惟稱顏子能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復自言其疏食水飲樂在其中則貧而樂者惟孔顏爲然賢如商憲皆不得預而濬雅乃以名其堂不已過乎予爲之曰孔顏之樂豈不在於道乎濬雅所讀之書孔顏之書也讀其書所以志乎其道志乎道所以希乎其樂也道之在天下也未嘗或息而樂之在人也常與之相因道得於已則樂必將隨至以是道與樂豈先聖賢所可得而專哉昔河南程氏受學於周濂溪之門也濂溪每令尋孔顏樂處程氏自是求道弗懈而樂卒歸之濬雅之於道也能力求之如程氏與求得其道則樂將自至而所謂貧者自

忘之矣何可以名堂之故而過之以沮其進哉言未既濬雅從子脩撰宏章來屬詩序因次其或人辯論之辭冠於諸作云

送王貢士南歸詩序

今年春吾邑之士試禮闈者四人皆負奇器王相邦佐之薦于鄉也尤在前列人謂其中是選也必不在人下時余忝司文衡亦深以是期之竣事之日發副榜舉人糊名而四人者不與焉意皆登名正榜矣及發第正榜者糊名自十一人始則三人者以次在列獨邦佐不與焉意其必在前十人中矣已而發前十人糊名又不與焉余爲之惋惜而悵嘆者久不能已豈徒私於邦佐而其情然耶夫三歲一興賢能迺朝廷今典斯文之盛會也考校之下而使名實素著之士抑而不得沾名其間以虧至公豈非典其事者之失歟吾儕於此不得辭其責矣雖然邦佐獨不可知所以自責耶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九

能以不中主司之選者爲己責則今日之抑乃他日大伸之致也蓋責已厚則志必奮進必勇所以增益其學而成就其能也自不容己其伸於後也可量哉且以吾郡人抑而後伸者言之則望禮闈而不得赴如曾君延年滯迹於鄉者十有五年矣赴禮闈而不得志如劉君宣化退跡自京者二十有二年矣卒皆有以魁大對名四海爲吾郡光使其始也皆得志焉則不過成一進士取一美官而已欲爲大魁於天下不可得也邦佐歸而學力不懈安知他日不如二君哉邦佐之從兄兵部主事邦彥欲留之京師邦佐以名未成不可留外以荒于業以遺其祖父母遠念欲亟歸侍以進學於是祭酒李先生倡邑人賦詩壯其行予復序以明其抑而有伸之道焉

朱氏桂林詩序

桂之產於月也不可知然秀於四時花於秋芳香盛且桂有君子風節焉豈他凡植可倫哉至於擬以科第自奇偉則自鄒林始而竇氏五枝繼之是後稱人登科之榮者不曰擢桂則曰攀桂無分古今遠邇翕然同一辭是宜萬安朱氏之庭世有桂而桂齋之號肇於前桂林之名盛於今也朱氏之先有魁淳祐鄉薦曰子厚者以父祖子孫四世著稱科目故號桂齋傳至於今副都御史與言公而古桂尙存公復以明經登永樂辛卯進士第歷官外臺入掌都憲鄉人故舊榮之相與名其所居曰桂林以見其桂益繁而科名益顯也雖然公自委質以來三十餘年而清苦之操忠鯁之心公平之政始終一致惟功業高於古賢德澤溥於四海休稱令譽傳於後世乃其志所素存而力所欲致也豈區區科名足以盡其榮哉然於桂林之號則猶受之而不辭者何也欲因此以昭先德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十

以開其後允於無窮也球素辱公愛特序而繫以詩曰於昭朱氏世有令德發於桂叢以蕃以碩肇自其先慶綿善積四葉相承占魁桂籍故藹其庭有茲美植幾歷滄桑厥芳弗息逮都憲公克踵前迹奮起甲科荐履華職其惠在人其忠在國其操清苦逾冰邁蘂淑聞之歸光輝赫奕蔚若桂林徽名僉錫維桂之林風清霜白有馥有馨不渝其色封之培之無或厭斁以昭先美以流後澤邇林匪儔竇砌敢敵詞臣作詩用垂無極

送石阡推官康公復任序

往年大理評事康君以直道得罪其寺長調爲推官石阡人謂其郡界在夜郎印笮間其民夷也其俗陋也康君去京華顯融之地而就撫夷人處陋俗欲其道行而績著不亦難乎予獨謂其以世宦家允由進士歷官兩京有年其經術之明足以潤色乎政事其

刑名之習足以弼成乎教化雖處夷郡亦何患乎政績之弗優哉  
因酌以酒贈以詩而期之以有成別去期年而石阡之民蒙其惠  
被其化莫不愛之如父母會郡守缺民咸疏請以君爲之有司局  
於常資弗之從而民之請之至再至三不能已非其澤及人遠德  
入人深固不足以及此卽此亦可以驗天下無不可爲之郡而好  
德之良心不獨中國之人有之蠻夷戎狄亦莫不有也孔子嘗謂  
言行忠信篤敬可行於蠻貊且不陋九夷而欲居之觀於康君能  
得石阡民懷如此然後知聖人不余欺而昔予所期望於君者蓋  
亦不負矣至是君以課最得復職之命將行交游在京者屬予文  
贈之嗟乎君子之爲政也固常慮其施於人也有不得必亦慮其  
爲於已也不能久得於人而後政有效久于已而後政有終康君  
爲政能使服卉衽金之民忘好鬪之心有願戴之意不可謂其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 言三

十一

送駱縣令復任詩序

效矣雖然持久之道不可以不勵也必使其內之所守外之所爲  
恒如其初不以政之旣效而或怠然後能有終而增名益秩又當  
自此始安知邊夷之郡能達人之宦途也不敏於京師耶因序以  
俟之康君名頴字宜清吉之泰和人於予爲同年友云

爲有司而不爲俗吏之所爲有儒者風吾儕於同年中得駱君士  
謙焉夫儒者爲政惟順其民之情使之生得其養聚得其謹賦徭  
訟獄各得其平事待其理而已不必爲墩墩之行赫赫之勢罔其  
民以安一時之譽也初駱君爲令成都能以是惠其民民甚安之  
無所煩于官駱君得取其餘閒以訓育邑之子弟自是成都之人  
始有預賓興之薦者予嘗道其邑駱君已遭家艱去矣其民猶能  
懷其德而稱其善娓娓不絕口今駱君改令清江復有年間其政

之所以施與其民之所以安莫不曰猶成都焉是非篤於儒道不以吏術雜之者何足以預此哉世之人固有心於仕進矣君獨爲之不惑焉則君久於其職不遷也其亦以是歟然自古稱循良之吏必先及於儒者駱君由其道而思其終又何患乎不與卓魯齊稱哉君來京師書最而復官也與之同道者多贈以詩君歸而誦焉亦必有以佐其政者余因序之以申作者之意云

### 送萬太守復任嚴州序

太守余同年中奇偉練達才也宣德間以能御史用薦守嚴郡因其民俗近厚而政出惟平令行惟簡未嘗任猛事煩以爲之擾而致其病民用化之皆恥于忿爭而興於禮讓愁嘆息而歡聲隨以起郡中旣名爲治太守之理效遂卓卓稱最於兩浙間至是再以其績來奏墀下退而與予握手以道舊故使人甚爲之喜而亦不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三

能無所感焉所喜者何以別來同榜之士超而爲達官轉而居要地容容濟濟駢列朝著如太守之績之優循資以進猶足追而及之况有轂推茹拔之途可相援引而並升嚴亦豈足久爲之淹耶此予之喜殆無異於昔人誇其榜中得人之多也所感者何以前二十年始登第時吾二百人朝親而夕近爲歡甚至其迹已不可追况前四年太守至而吾黨在翰林數得與之飲酒賦詩以相樂者尙五六人今則分離迨盡獨予一人以無能而幸存雖欲與之追復舊樂勢亦不可得矣則予之感又何異于昔人嘆其同年如晨星落落者乎雖然君子所欲行者道而已所欲存者名而已故出而任民牧之寄必思有以仁其民入而預國政之議必思有以福乎國然後名與道存而爲其同年喜也無涯區區睽離之感尙何足道哉太守之欲行乎道以昭乎名也有素特序以必之太守

名觀字經訓世家江右南昌云

哀鄉貢進士劉憲偉詩序

自吾去邑庠而後來之友如劉憲偉尤爲性敏而志篤者也意其所就必不在人下別之數年聞邑庠中以謬進人累憲偉下憲司繫坐汚名而事非憲偉所主其主者皆得苟以免或謂憲偉盍擲主者以自白憲偉以爲古之人有不辨盜金之疑償同舍金者有欲以柳易播不忍其友居惡地者皆所敦厚道也吾何忍寘同列于辜以求獨潔乎雖萬不可免落爲胥徒必不悔也會總憲事者輕其罰得贖以解余已高其行矣未幾覩江西進宣德壬子賢能書得憲偉之文讀之見其簡而通瞻而不泛雖麗于詞而不謬于理又嘉其學之進焉其後憲偉抱其所有來京師余察其行扣其學益信向所聞見者不失其實故嘗試日以擢高第厯要途大其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三

三

功名事業爲吾邑光望之已而憲偉病咳翰林編脩吳與儉舍望春闈之開竟不得一試其能以沒又豈意其止於此哉憲偉之病也同邑之士交往視之及其歿也會哭之明日各致賻襚往佐其兄憲政殮之又明日設牲醴于路祭之遂相率送之都門之外歸而皆若有所失於是悲嘆感慨不已而繼之以詩所以哀乎憲偉也皆不能置奈復述所期望於憲偉者爲之序若其世系出處之詳則有學士古廉李先生所爲葬銘可考

送都督方公還京序

去年秋天子愼西番諸虜爲蜀患授右軍都督僉事方公平蠻將軍印往討之公至蜀訓兵三月待釁三月虜肆饕掠未厭今年五月公謀於副將蔣侯分七道以進虜素恃者搃高敵卑推懸竿轉石以下壓人馬多得勝故不爲他備公卒麾士卒掩虜不虞直搗

其若虜惶惑失措願向所恃者不得用悉狼奔鼠竄覲師退而躡其後公覘得虜情下令諸軍燔其碣營其若食其所藏以守而索之又誘其小姓攻其大姓兩姓自讐搏遂乘其弊而取之軍虜穴四十餘日前後馘以千計俘以萬計墮崖絕飲食死者無算虜衆殲焉其欲効順中國而障邊於虜者乞內附公皆綏而來之蜀境以清天子下璽書褒公勩陞公爲都督同知錫公命衣一襲自副將而下賞爵給賜有差且詔公還加勞於君甚至夫滅禮信而爲之夷者無不欲張蛇蝎之喙銳蜂蠆之尾以噬我人民以流毒我中國苟不起而屏遏之則冠服之民難乎免於雕題左衽之患故謂蠻夷猾夏者書也頌膺戎狄之功者詩也明於外夷狄內中國之法者春秋也從古聖人孰不汲汲於外彼非類以安我有華哉今六合一統而蠢彼番虜傲然憑蜀徼爲民病及聖天子一運神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三

十四

算命公揮戈以聲其罪則蹂絕險如履平川使虜無容身立足之地民得脫其憂康其居於詩書春秋攘而外之之道斯云得矣然審於謀敏於戰以能敵天子所愾如公之功又豈可淺言哉其得厚勞宜矣意必有秉載筆者能書是功垂之無窮何待球一措辭其間哉時以事泄蜀榮公有是功且得歸命欲球書以贈之者永康侯徐公工部郎中談公也二公之志不可違公之功不可不彰球故忘其卑陋備書之以贈公行以備秉載筆者考信焉

送宮都指揮赴任貴州序

貴州與蜀壤地連而皆邊於西南去中州爲最遠蜀之民雜爲夷者十三貴州之民雜爲夷者半焉鎮蜀固欲得良都帥鎮貴州尤欲得良都帥二方之都帥良則鄙遠之夷職貢日至干戈爭鬪之患息西南一隅無勤念慮於朝廷矣故命帥之際每難其人而必

欲得其人今蜀都指揮同知宮君迪與平西番諸將謀諧而功茂天子嘉其能陞爲貴州都指揮使刑部郎中周君安與余同在蜀請文贈其行余因陳之以處夷狄之道夫惟力是騁惟利是規惟幸是徼惟詐是挾是用夷治夷也用夷治夷者敵怨因險阻而爲之防因閒暇而脩其備順則進之逆則攘之進則內之攘則外之是用夏制夷也用夏制夷者敵威來之以文德綏之以訓典使知手兵刃不若力田穡之安蒙髮被卉不若纓冠服衣之貴爭欲遜夷而歸華是用夏化夷也用夏化夷者敵悅是三者皆處夷狄之道然莫善於敵悅莫不善於敵怨居善不善之間其惟敵威乎宮君誦孫吳之法習養尹之藝武力有以邁其羣雄略足以駕乎敵襲父爵爲金吾衛指揮能自立功沙漠陞爵來蜀復以功陞今職處夷狄之道乃其素能而固有也余復因周君之故舉是三者陳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三

五

之惟君擇焉余職禮部苟他日貴州諸夷職貢之來增其舊而衣冠言語能自進于華不問而知君所擇得其道之善者矣姑序以行之

送尹廣文之官廣之信宜序

江之西廣之東封鄰而壤接非有長城巨海相限隔然世之人求珠香犀象鍾乳水晶翠羽玳瑁五品之金榼楠杞梓之名材與百希奇之物則必道江以走廣至于訪五家之儒講經義窮理學發爲古今文辭以躋茂科淑來學則皆遠廣而卽夫江以西豈廣之山川風氣恒萃於物而江西之山川風氣獨鍾於人故雖相近而相異歟然廣土所宜之物吾江西之人皆得力致貨取以鬻諸市以富其家豈江西衣冠文物之習獨不可及夫廣之人哉同邑尹君行遜吾江西之良也業明經起身科目嘗典教於長沙之湘鄉

湘之人士雖知以通經應舉爲學然得與計偕者尠白君滋教來日厲月考一繩以吾郡縣學之規由是科有人而歲不乏貢秩滿上天官考績學俱最例應郡教之陟懇辭不就遂調廣之信宜其往也必能舉吾江西衣冠文物之教以教導夫廣之子弟使其衣冠文物亦如吾江西之盛猶江西人之富有廣土之物無疑矣君之官道經其鄉在泮諸友欲華其裝以詩謂余宜爲序故敢道江廣人俗物產有相通之義以壯其行

淡薄詩藁序

詩主乎文而文未也必有質爲之本焉藻繪詞章其末文也組理織義其本質也二者俱至固不易得至於末逾乎本不若本逾乎末故君子寧尙乎中乎雅澹之音而黜乎浮葩侈麗之作者欲敦乎本而不事乎末也予於樂平程遠九達之淡薄詩藁豈得無所

藍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

七

取哉夫祀酒不貴酌而貴元重其爲食味之本也服衣不尙錦而尙絀重其爲女工之始也而况詩乎詩者性情之所發風教之所關政治爲可驗豈可徒尙乎文詞之末而不本乎義理之正哉古人之詩雖若拙而不工簡而不華然玩之而味愈長索之而意益遠探而得之莫不有所感發而興起果何自而然耶以有義理爲之本也後之作者工巧有餘而質實未至何所益於世教哉九達始以毛氏詩領鄉薦典教蒲臺留連鄒魯之鄉垂十年覽古聖賢遺跡殆徧所至寓目感懷觸物而興詠積藁成帙名以淡薄其不尙詞而尙理亦猶酒之所謂元衣之所謂絀者乎必深得乎古作者之意矣不然何以其藁有是名哉予疾今世作者紛紛馳騁乎詞章而不本諸理蓋有年矣忽聞九達之有是藁若逃空谷聞人足聲蹙然寧得不爲之喜耶方欲與之坐清風抹素月徧閱其所

作商確乎義理之歸以想舞雩之詠步成人孺子之歌上希雅頌之遺音而九達且有福寧之調未得卒業而心未之忘焉因書其卷端以爲他日期

安樂虞氏族譜序

虞本有虞之後自漢以降居餘姚嶼山至唐饒陽守少微始遷餘干錦田安樂之族則宗錦田而祖嶼山其後有長者月坡義合弟從羣夔遺子孫義訓數十條俾世有所守足以一其家矣又爲族譜自永興公世南迄今三十世奔然源流相沿昭穆有秩將以一其族焉然其義訓未嘗不與是譜相通其曰宗族貧不能立者置宅以居之豈不欲列斯譜者不至離散哉其曰歲儲粟布帛貨待族人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欲營業者貸之豈不欲列斯譜者皆無凍餓空乏之患哉其曰族人遺孤子女不能嫁娶者嫁娶之豈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三

七

不欲列斯譜者皆遂室家之願哉其曰族人病不能藥者藥之有急難者扶持之豈不欲列斯譜者皆有所賴哉其曰族人雖賢愚戚疎不同而愛敬不可不施豈不欲列斯譜者不至如途人哉則是譜之作也本於義而義之行其族也亦類於譜譜者義之存也今天下能舉是義於家而不遺其族者惟浦江之鄭爲然月坡譜其族以行其義有鄭氏風焉後之人篤而守之則天下稱義門不獨曰鄭而必曰虞矣故原其子訥之志從其孫訥之請序斯譜以助其爲義云

送孫大叅歸省詩序

君子之於親也愛之必思以致其榮榮之必思以致其樂樂其親也固難樂其親也尤難能榮而樂之其爲愛也何加焉河南叅政孫居原貞早孤賴母太安人訓育之勤以克第進士歷官禮部至

有方岳之寄而太安人亦以子貴蒙褒封之命垂二十年是蓋不爲不榮矣往歲叅政君嘗以禮部郎歸侍太安人側得朝夕奉起居之安備甘旨之養而娛愉婉之色容者爲年已久而復被召用今以課最還官念太安人年當八十不得奉杯酒上壽膝下未足以慰所思於是疏乞歸省蒙恩許不日且得拜家慶悅慈顏以篤盡夫孝敬之道矣其樂又何如哉夫古人之於親有以板輿奉懼于閒居之日樂非不至也而榮猶未加焉有以爵命致顯于曠省之餘者榮非不臻也而樂或未逮焉然既有爵命之榮又得數奉板輿之樂如叅政君之於太安人其愛不已至乎然朝廷之待賢也必欲增其秩位天道之佑德也必欲永其壽年以叅政君之行與心俱白政與學俱優淑聞異績爲人人所重其賢如此必將進而羽儀清朝豈得久淹于外太安人素躬慈仁恭靖之德亦宜蒙乾坤正氣集

卷之三

六

天之祐享有百齡吾知孫氏之門由今以往其榮且樂殆將月增而歲盛矣是以縉紳士夫作爲詩歌極其稱頌之至致其祝願之深洋洋乎有南陔闕宮之遺意也予復因監察御史馮君至誠請而序以爲行李貺且以爲其太安人壽焉

送江西按察司副使凌侯復任序

江右統郡十三爲縣六十九人民不爲不庶矣自數年來訟者以簡貧者以安富者多知窮經爲學以出爲世用卓然不失爲文獻舊邦者皆方面大臣保育作起之力聖朝用得其所致也其任職之久知其風土之熟而民安之則提刑按察副使德化凌侯邦輝其一也侯在永樂中由進士擢監察御史按事至安福江右之人已嘗仰其風采矣宣德中以御史秩滿陞今職民見其來而喜曰是非昔者按事御史耶吾知必爲我德不爲我病也故不待其

嚴於用法急於除奸而擊暴民莫不畏其威而化其德今侯以六年課最復官夙寮舊交贈以詩者來屬予序余辱侯愛久而彌篤又江右人也義不得辭嗟夫今方面之職爲朝廷所重也何其至歟方其位之缺也則命公卿論薦庶官賢而勝厥任者爲之非賢則不與也及其位之定也則錄其名于所御講筵之殿壁晨夕目之以昭視遠若近之意非方面則不與也至于公卿達官有缺又往往於方面求其績譽名著者則拔而擢之百有司不與也其所以重之如此者何耶無非欲其綏靖一方之民以固邦本也職方面者豈得不體是意思爲民福求無負所託付哉凌侯在江右而民蒙其福也厚矣於所託付不爲不效矣余意其復官也不惟足慰民之懷而已隆績效以致超擢公卿達官之期端有在也因序以急其行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五

送陳太守復任南陽序

有理化以一其郡之民使頑者不敢以上慢橫者不得以下侵獄訟省而大小衆寡各欲安其所如吾吉陳君正倫之涖南陽而治效如此其著豈不足爲今世良太守乎吏部再課其績而再以最聞不亦宜乎而歌詩贈其還郡者猶欲以古賢太守期之用球爲序球以南陽爲中土名邦人淳而俗近古昔召信臣之爲守也能施循良之化敦愷弟之風以福其民而戶口以增室家以富禮義以興民皆親之號爲召父其後杜詩爲守有信臣之政焉民復親之號爲杜母夫分虎符縮龜組以守南陽先後累千百人獨二賢得父母之名者以能視民猶子也今陳侯之治效著矣亦能如二賢之子其民否苟有子民之實則民豈得不親之如父母乎然陳侯在郡不爲赫赫之威矯世驚俗之行嘗條十數事以言于朝無

非欲學政之脩賢路之廣兵籍之清力役之省財賦之均皆足以祛民患爲民利召杜之子其民也得非是心乎能廣是心以字其民至于久而不倦則南陽之人必將以陳侯爲今之召杜矣蓋抱有爲之才繼二賢以守其郡可不加惠其民思緝二賢之休聲偉烈于載籍使後世誦而傳之者知今日南陽亦有賢守如兩漢之盛乎陳侯其懋厥績慎厥厥終諸君歌以相期望者多館閣之臣采循吏功能以備記載實所職也尙當執筆以待

送山東王憲副序

山東按察副使王君昌問始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得侍其尊府少宗伯泉坡先生駢列清班分居要地人已榮之已而膺薦陞今職雖不得奉權親側然內外相望聲位並隆人復榮之至是來謀三年之績而紆紫腰金進得踵武於公朝退得問安於私第其樂愉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三

二

愉如也人尤榮之然此爲榮者特衆人之情耳其志之所自榮者固不在是而在利加生民功光當代爲國慶于無窮焉何也蓋國家之興天必輩生世德之臣以輔成其德潤色其治維持其紀綱法度至于不壞者所以厚於其國也世德之士出天常付之於願治之君使得盡用其學盡展其能爲國遠圖以共保太平之福者所以厚於其家也况天祐聖明光啟隆平之運乎今有年所謂世德之士累累有出爲世用矣然父子同顯於一時則今天下未有先於王氏者余固知前此三榮未足滿其志其志在於廣利澤熙功業以隆國慶也夫世德之家無不願忠於國者固以世蒙厚恩不可不知所報亦恐無以貽後福而頌其先光也故常孜孜早夜盡忠所事而國亦賴以永濟此尹陟所以專實商之美望汲所以熙興周之烈震秉賜彪所以綿漢祚於既久世家之有益於人國

也有自來矣豈特起新進欲徼近功者所能預哉宗伯公立朝垂四十年其文章德業昭之當今爲有餘揆之手古爲無愧其所以貽厥後者固有道矣若克相其賢如伊陟克世其美如呂伋克守其清白之訓如楊氏後賢予誠有望於憲副君也故其書最還官特從其鄉故之請序以道余之私

送劉教諭赴賀縣序

吾邑有篤于學者劉彝敬以易經試禮闈得奏名乙榜擢廣之賀縣教諭相知者皆謂賀之子弟得其師吾邑之教得行於遐荒窮徼之地何哉蓋吾邑素多賢者刑部郎中王君世俊又吾邑賢之尤者也彝敬從之學于家者六年以試于有司弗合復從之學于京師者三年始得捧賢能書于京闈又四年而復與禮闈之選授今職則彝敬遊于郎中之門不爲不久凡郎中之博於詩書以爲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三

三

學流出其神思以爲文內固其守外樹其名節以爲行脩其政于官下其澤于人以爲事業無不欲高出乎當世追迹乎古之人彝敬旣熟聞而飮見其所得不爲不厚矣今而興教于賀惟舉其平昔所得於郎中者以規切陶育乎賀之子弟使賀之子弟服己之教佩己之化亦如己之仰則視憲於郎中必有卓然興於德明於道者出焉是固彝敬所以作起而造就之亦可見吾邑之教無施而不可也昔者田何謂其易之東程夫子謂其道之南其亦以是歟則彝敬不可不以此自任也彝敬名安止初與其所親劉昭已同學又同上春官同得教職昭已以親老未就而屬予文以贈彝敬行余知彝敬者也故敢以吾邑之教行於賀者望之

